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五

壯遊

大曆元年秋夔州作夢弼曰此篇叙壯年經遊之迹按唐書公

少貧不自振客遊吳越還以進士舉不中第遂遊齊趙間凡八九年復歸

京師

往者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

公自注崔

鄭州尚魏

以我似班揚七齡思卽壯開口詠

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性豪業嗜酒

嫉惡懷剛腸脫略小時輩結交皆老蒼飲酣

起訖但學

法實知為

後半生年

除道西
為年
多而

昨下
早下也

視八極俗物都茫茫東下姑蘇臺已具浮海
航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王謝風流遠闔
廬丘墓荒劍池石壁仄長洲芰荷香嗟峨閭
門北清廟映迴塘每趨吳泰伯撫事淚浪浪
枕戈憶勾踐渡浙想秦皇蒸魚聞七首除道
哂要章越女天下白鑑湖五月涼剡溪蘊秀
異欲罷不能忘歸帆拂天姥中歲貢舊鄉氣
廟屈賈壘目短曹劉牆忤下考功第獨辭京

稱許而共相
之備心詞也

尹堂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春歌叢臺上
冬獵青丘旁嘒鷹阜櫪林逐獸雲雪岡射飛
曾縱鞚引臂落鴉鶴蘇侯據鞍喜公自注監門曹曹蘇
預忽如攜葛彊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許
與必詞伯賞遊實賢王曳裾置醴地奏賦入
明光天子廢食召羣公會軒裳脫身無所愛
痛飲信行藏黑貂寧免弊斑鬢兀稱觴杜曲
晚耆舊四郊多白楊坐深鄉黨敬日覺死生

忙四句甚悲朱門任傾奪赤族迭罹殃國馬竭粟

豆官雞輸稻梁舉隅見煩費引古惜興亡河

朔風塵起岷山行幸長兩宮各警蹕萬里遙

相望崆峒殺氣黑少海旌旗黃禹功亦命子

涿鹿親戎行翠華擁吳嶽螭虎噉豺狼爪牙

一不中胡兵更陸梁大軍載草草凋瘵滿膏

肅備員竊補衮憂憤心飛揚上感九廟焚下

憫萬民瘡斯時伏青蒲廷諍守御牀君辱敢

愛死赫怒幸無傷聖哲體仁恕寓縣復小康

哭廟灰燼中鼻酸朝未央小臣議論絕老病

客殊方鬱鬱苦不展羽翮困低昂秋風動哀

壑碧蕙捐微芳之推避賞從漁父濯滄浪榮

華敵勲業歲暮有嚴霜吾觀鴟夷子才格出

尋常羣兇逆未定側佇英俊翔洙曰斯文崔

班揚謂當時崔鄭州魏豫州以公之文似班

固揚雄者也姑蘇吳臺名王謝謂晉王導謝

安吳越春秋云吳王闔廬死大治丘塚葬之

闔廬以血湯餒
狗噬秦如皇極
之不得金精化為
白帝西去帝
帝帝今之新

三日白虎居其上故號虎丘闔廬嘗鑄劍曰

吳鈞故有劔池長洲苑名闔廬所遊獵處也
 修可曰闔廬立閭門以象天門清廟乃吳文
 帝孫和廟也子皓改葬和號明陵又置吳興
 郡太守四時奉祠立寢堂號曰清廟鶴曰蘇
 州有吳泰伯廟及勾踐廟洙曰越王勾踐臥
 則枕戈思有以報吳秦始皇浮江渡海至錢
 塘臨浙江上會稽立石刻紀秦德史刺客傳
 吳公子光欲殺吳王僚僚得專諸善待之於是
 具酒請王僚使專諸置匕首於魚炙之腹中
 以進而刺王僚僚死光自立為王是為闔廬
 朱買臣吳人也拜為會稽太守買臣衣故衣
 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守邸者少見其
 綬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
 邸驚有頃買臣遂乘傳去會稽聞太守且至
 發民除道夢弼曰鏡湖剡溪俱在會稽鄭曰
 天姥山名在剡縣南洙曰屈原賈謂屈原賈誼

也麴字出漢書賈山傳贊賈山自下麴上注
 也麴音摩勵也曹劉謂曹子建劉公幹論
 語賜之牆也及肩忤下考功策按唐武德初
 以考功郎監試貢舉人貞觀以來以員外郎
 專掌貢舉至開元中徙貢舉於禮部叢臺故
 趙玉臺也青丘齊地名夢弼曰阜櫪林雲雪
 岡皆齊地洙曰晉山簡鎮襄陽每出遊多之
 習氏池輒醉而歸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
 往往至高陽池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籬舉
 鞭問葛疆何如并州兒疆家在并州簡愛將
 也時蘇侯與公同獵故公以葛疆為比夢弼
 曰賞遊實賢王謂如與汝陽王璉相善也洙
 曰楚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常
 為穆生設醴奏賦入明光即玄宗朝獻太清
 宮饗廟及郊公獻大禮三賦帝竒之蘇季子
 不用於秦而黑貂之裘弊潘岳秋興賦班鬢

彪以承弁(夢弼曰)杜曲在長安公之家也白
楊乃墳上之木(洙曰)揚子解朝客欲朱丹其
穀不知一跌赤吾之族(夢弼曰)國馬竭粟豆
官雞輸稻梁開元太平日又玄宗侈心自恣
舞馬衣文采飼以粟豆又五坊有供奉闕雞
又有鬪雞使百姓輸納稻梁以供養雞也(洙曰)
曰河朔風塵起謂祿山起於河朔岷山行幸
長謂玄宗幸蜀兩宮各警蹕謂肅宗即位靈
武修可曰東宮故事天子比大海太子為少
海夏啓嗣禹位伐有扈之罪黃帝與蚩尤戰
涿鹿此喻肅宗親征也(洙曰)翠華天子旌旂
之飾也(夢弼曰)正異云吳岳在扶風下卜園
云在隴州(洙曰)爪牙一不中謂房瑄敗于陳
濤斜韓曰大軍載草草草辛辛苦貌(夢弼曰)
備員竊補袞公自謂為左拾遺也(洙曰)前漢
史丹傳元帝欲易太子丹聞上獨寢直入內

伏青蒲上泣諫注云以青規地曰青蒲王陵
面折廷諍晉衛瓘欲啓廢太子託醉跪帝牀
前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范曄傳主憂臣辱
主辱臣死檀弓申生不敢愛其死(夢弼曰)公
為拾遺嘗上疏言房瑄不宜免相帝怒詔三
司雜問張鎬救之帝遂解今詩云君辱敢愛
死赫怒幸無傷謂此(洙曰)哭廟而後受朝(夢弼曰)
子收復京師先素服哭廟而後受朝(夢弼曰)
之推避賞從詩意謂肅宗中興公嘗扈從還
京今日客於殊方如晉侯賞從亡者而介之
推不言祿也滄浪水名在荊州漁父濯滄浪
公自況也此詩兩押浪字雖同而義則異
爾(洙曰)范蠡佐勾踐破吳後乘扁
舟入海變姓名適齊為鳴夷子

白帝

白帝城中雲出門白帝城下雨翻盆高江急
峽雷霆鬪古木蒼藤日月昏戎馬不如歸馬
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婦誅求盡慟哭
秋原何處村洙曰古木一作翠木戎馬一作去馬百家一作十家鶴曰此詩當是指崔
肝之亂

雨

萬木雲深隱連山雨未開風扉掩不定水鳥
過仍迴鮫館如鳴杼樵舟豈伐枚清涼破炎

毒衰意欲登臺

趙曰風扉謂舟中之扉也洙曰述異記南海中有鮫人室

水居如魚不廢機織

雨晴

雨晴山不改晴罷峽如新天路休殊俗秋江
思殺人有猿揮淚盡無犬附書頻故國愁眉
外長歌欲損神

垂白

垂白馮唐老清秋宋玉悲江喧長少睡樓迥

獨移時多難身何補無家病不辭甘從干日

醉未許七哀詩（洙曰）漢馮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

曰父老何自為郎（趙曰）宋玉九辨悲哉秋之為氣也（洙曰）中山有酒飲者一醉千日曹子

建王仲宣張孟陽皆有七哀詩

洞房（趙曰）此詩思長安而懷帝闕也

洞房環珮冷玉殿起秋風秦地應新月龍池

滿舊宮繫舟今夜遠清漏往時同（何）限萬里

黃山北園陵白露中（此）語不迫切而意獨至謂此○悲慨滿目然不低

高遠

黠故自可望（洙曰）興慶宮明皇潛龍之地

也有龍池在焉（趙曰）按長安志龍池本平地

垂拱初因雨水流潦成小池至景龍中彌百

數頃深至數丈常有雲氣或見黃龍按傳云

唐帝微行而至黃山蓋右

扶風槐里縣有黃山宮

軒和却宿昔（洙曰）此詩詠天寶中事

宿昔青門裏蓬萊仗數移花驕迎雜樹龍喜

出乎池落日留王母微風倚少兒宮中行樂

秘少有外人知（猥）褻不凡風刺俱有○（逸）曰

（趙曰）言雜樹之花則如桃李之屬沈約詩春風搖雜樹（洙曰）柳芳傳信記云天寶中興慶

宮小龍常遊於宮垣南溝水
中衛青傳衛媼次女少兒

能畫

能畫毛延壽投壺郭舍人每蒙天一笑復似

物皆春說畫意不俗政化平如水皇恩斷若

神時時用抵戲亦未雜風塵有體有理○洙

陵畫工毛延壽善為人形必得其真郭舍人

善投壺以竹為矢不用棘也能激矢令還一

矢百餘反謂之驍每為武帝投壺輒賜金帛

修可曰神異傳東王公與玉女投壺投而不

接天為之笑開口流光今電是也洙曰抵戲

謂角抵之戲也令兩兩相當角力量其技爾

容齋三筆云杜詩命意用事旨趣深遠若隨

口一讀往往不能解如能畫詩第三聯頗與

前語不相貫穿然按其本謂技藝倡優不

應蒙人主顧眄賞接然使化如水恩若神為

治大要既無所損則時

或用此輩亦無害也

鬪雞鶴曰明皇好鬪雞又教舞馬四

鬪雞初賜錦舞馬既登牀簾下宮人出樓前
御柳長僊遊終一閱女樂久無香寂寞驪山

道清秋草木黃

趙曰明皇好鬪雞有賈昌者

日生兒不用識文字鬪雞走馬勝讀書賈家

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推此則賜錦

可知矣洙曰明皇嘗令教舞馬四百蹄目之

為某家驕其曲謂之傾杯樂奮首鼓尾無不

應節又施三層木林乘馬於上抹轉如飛命

壯士舉馬於榻上安祿山亂馬散落人間田

承嗣得之一日軍中大饗馬聞樂而舞承嗣

以為妖而殺之容齋三筆云先忠宣公在北

方得唐人畫驪山宮殿圖一軸華清宮居山

巔殿外垂簾宮人無數穴簾隙而窺一時伶

官戲劇品類雜沓皆列于下老

杜鬪雞一詩真所謂親見之也

歷歷

歷歷開元事分明在眼前無端賊盜起忽已

歲時遷巫峽西江外秦城北斗邊為郎從白

首臥病數秋天

趙曰長安城謂之北斗城夢

符曰漢武故事上至郎署見

顏駟問何時為郎何其老也夢

彌曰公為尚書員外郎故云

洛陽

洛陽昔陷沒胡馬犯潼關天子初愁思都人

慘別顏清笳去宮闕翠蓋出關山故老仍流

趙曰天寶十四載祿山陷東

涕龍髯幸再攀

京洛陽次年遂陷潼關洙曰

翠蓋出關山謂車駕幸蜀也鶴曰龍髯再攀謂二聖還京時也趙曰黃帝鑄鼎於荆山鼎既成龍垂胡髯下迎羣臣從上七十餘人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挽龍髯髯拔墮

驪山

驪山絕望幸花萼罷登臨地下無朝燭人間

有賜金使人不忍言好鼎湖龍去遠銀海鴈飛深萬

歲蓬萊日長懸舊羽林洙曰明皇歲幸驪山又嘗於上都建花萼

相輝樓為諸王宴集之地黃帝鑄鼎荆山下後世名其處曰鼎湖劉向傳秦始皇葬於驪山之阿下錕三泉上崇山墳石椁為遊宮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趙曰何

道經以兩肩為
玉接目為鏡

遜經孫氏陵詩銀海終無浪金鳧會不飛洙曰蓬萊殿名羽林星名漢有羽林軍趙曰謂平時蓬萊殿中之日懸於殿間今則懸在舊羽林中羽林護陵寢者

提封

提封漢天下萬國尚同心借問懸車守何如

儉德臨時徵俊又入莫慮犬羊侵願戒兵猶

火恩加四海深洙曰漢東方朔傳提封頃畝注謂提舉四方之內總計其

數也趙曰懸車束馬言至險也詩意謂以險為守莫若臨之以儉德也易否卦象曰君子以儉德辟難洙曰莫慮一作草竊左傳衆仲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

偶題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聲
豈浪垂騷人嗟不見漢道盛於斯前輩飛騰
入餘波綺麗為後賢兼舊例歷代各清規法
自儒家有心從弱歲疲永懷江左逸多病鄴
中竒駮驥皆良馬麒麟帶好兒車輪徒已斲
堂構惜仍虧謾作潛夫論虛傳幼婦碑緣情
慰漂蕩抱疾屢遷移經濟慚長策飛棲假一

枝塵沙傍蜂蠆江峽繞蛟螭蕭瑟唐虞遠聯

翩楚漢危聖朝兼盜賊異俗更喧卑鬱鬱星

辰劔蒼蒼雲雨池兩都開幕府萬寓插軍麾

南海殘銅柱東風避月支音書恨烏鵲號怒

怪熊羆稼穡分詩興柴荆學士宜故山迷白

閣秋水憶皇陂不敢要佳句愁來賦別離朱

日例一作日制趙曰心從弱歲疲公自謂也
江左指嵇阮鮑謝之作也鄴中指曹丕兄弟
及當時七子之作也朱曰莊子桓公讀書於
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曰以臣之事觀之斲

輪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臣不能以喻臣之
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有年七十
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
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書若考作室
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夢弼曰按麒
麟帶好兒及車輪徒已斲之句公蓋自歎弱
歲苦學為文今雖幸有子而有不能傳之妙
也宋曰後漢王符隱居著書以譏當時得失
不欲彰顯其名號曰潜夫論語林曹操與楊
修讀曹娥碑碑陰有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
藎曰修知之操行三十里乃悟此言絕妙好
辭陸機文賦詩綠情而綺麗張華傳寶劍之
精也馬援征南立銅柱以勒功趙曰月支以
物也吐蕃也白閣乃終南山相附之
山皇陂則皇子陂也皆在關中

吾宗

公自注衛倉曹崇簡鶴曰按世系表崇簡出襄陽房為益州司

將軍參

吾宗老孫子質朴古人風耕鑿安時論衣冠

與世同在家常早起憂國願年豐

山林塵土婉有餘情

語及君臣際經書滿腹中

第五弟豐獨在江左近三四載寂無

消息覓使寄此二首

亂後嗟吾在羈棲見汝難草黃騏驎病沙晚

鵲鴿寒楚設關城險吳吞水府寬十年朝夕

淚衣袖不曾乾孫莘老云草黃騏驎病沙晚

世亂兄弟不相見也趙曰夔峽為聞汝依山寺杭州定越州情素懸切風塵淹

別日江漢失清秋影著啼猿樹清魂飄結蜃

樓明年下春水東盡白雲求趙曰虛照鄰巫

猿樹洙曰史記天官書海傍蜃氣象樓臺

送田四弟將軍歸夔州柏中丞命起

居江陵節度陽城郡王衛公墓洙曰

離筵罷多酒起地發寒塘多酒可起地不可

回首中丞座馳牋異姓王燕辭楓樹日鴈度

麥城霜空醉山翁酒遙憐似葛疆趙曰御史

獨坐漢有異姓諸侯王洙曰葛疆山簡愛將

也注見前夢弼曰以山公比柏中丞以葛疆

比田將軍

解悶十五首

瓜州在泗州
峯口

草閣柴扉星散居浪翻江黑雨飛初山禽引

子哺紅果溪女得錢留白魚本一作溪友先生云女字是

商胡離別下揚州憶上西陵故驛樓為問淮

東米貴賤老夫乘興欲東流蓋蟹中不日

一辭故國十經秋每見秋瓜憶故丘今日南

湖采薇蕨何人為覓鄭瓜州公自注今鄭祕監審○因瓜憶

鄭審為金陵有瓜州號鄭瓜州皆詞人風流

東門公長安人故感秋瓜而懷故鄉也師曰瓜州金陵之別號鄭審乃公之故人也

沈范早知何水部曹劉不待薛郎中獨當省

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趙曰何水部乃何遜也早為沈約范雲所知

薛郎中薛璩也若薛郎中者恨不與曹植劉

楨同時後山詩話子美懷薛璩云獨當省署

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蓋省署開文苑滄

浪學釣翁璩之詩也夢弼曰或云公取璩

之詩廣之以美璩前在省部今在荆南也

李陵蘇武是吾師孟子論文更不疑公自注

孟雲卿○此一飯未曾留俗客數篇今見古

人詩始於蘇武李陵

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即今者

舊無新語謾釣槎頭縮項鱖謂但有鱖魚差

詩也。沐曰孟浩然開元時人有詩云梅花殘臘月柳色半春天鳥泊隨陽鴈魚藏縮項

鱖又云試垂竹竿釣果得槎頭鱖趙曰習鑿齒襄陽耆舊傳云漢水中鱖魚甚美禁人捕

以槎斷水因謂之槎頭鱖鶴曰宋張敬兒作書與蕭道成云奉槎頭縮項鱖一千八百頭

陶冶性靈存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熟知二

謝將能事頗學陰何苦用心韓子蒼曰東坡今集本蜜酒歌

少兩句改數字蘇公下筆奇偉尚竄定如此嘗語參寥曰如老杜言新詩改罷自長吟者

乃知此老用心甚苦後人不見其剗削但稱其渾厚耳鶴曰二謝謂靈惠連陰何謂

陰鏗何遜也

不見高人王右丞藍田丘壑蔓寒藤最傳秀

句寰區滿未絕風流相國能公自注右丞弟今相國縉公

詩晚年多倒用老態其所以自得然未可盡以為法黃山谷偏嗜此等自不成家此能字又

別本是未害其弟為能耳沐曰按唐書王維字摩詰與弟縉齊名世宗時維遷尚書右

丞晚年得藍田別墅奇所賦詩號輞川集代宗時縉為宰相代宗嘗求維文縉集上之

先帝貴妃俱寂寞荔枝還復入長安炎方每

續朱櫻獻玉座應悲白露團

櫻桃薦廟荔枝繼之故有霜露

之感但語晦然尚可曉○朱曰楊貴妃傳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騎傳送數千里味

色未變至京師趙曰禮記仲夏之月天子以含桃先薦寢廟注云即櫻桃也

憶過瀘戎摘荔枝青楓隱映石逶迤京華應

見無顏色紅頰酸甜只自知謂色變○朱曰蜀中惟瀘戎二

州產荔枝

翠瓜碧李沉玉甃赤梨蒲萄寒露成可憐先

不異枝蔓此物娟娟長遠生兩語兩意○朱曰玉甃井也趙

曰此物指荔枝也

側生野岍及江蒲不熟丹宮滿玉壺雲壑布

衣鮐背死勞生重馬翠眉須趙注意是如此但蒲欠自注勞

生重馬有此意未有此辭然極以重字為老頗費解說○趙曰此篇山谷云亦貢荔枝之

什蜀都賦側生荔枝江蒲則自戎焚而下例以畝為蒲今官私契約皆然因以押韻丹宮

神仙之宮以比禁苑玉壺珍貴之器以言至尊之奉惟其不熟丹宮而滿玉壺所以求之

於遠也山谷云側生荔枝見左太沖蜀都賦雲壑布衣臨武長唐羗上書諫荔枝也見後

漢和帝紀紀生當作生而鄰切武后政人為生因而誤寫重當作害踈當作須別本如此翠

此詩令人莫

眉謂妃子也

哭王彭州掄

執友驚淪沒斯人已寂寥
 新文生沈謝異骨降松喬
 北部初高選東堂早見招
 蛟龍纏倚劔鸞鳳夾吹簫
挽詩有此人殊有制作挽詩出此又
 別歷職漢庭久中年胡馬驕
 兵戈聞兩觀寵辱事三朝
語有商量蜀路江干窄彭門地
 里遙解龜生碧草諫獵阻青
 霄頃壯戎麾出叨陪幕

府要將軍臨氣候壯士塞風
 颭亦有氣象井渫泉

誰汲烽疎火不燒前籌多自
 暇隱几接終朝

翠石俄雙表寒松竟後凋贈
 詩焉敢墜染翰

欲無聊再哭經過罷離魂去
 住銷之官方玉

折寄葵與萍漂曠望渥洼道
 霏微河漢橋夫

人先卽世令子各清標巫峽
 長雲雨秦城近

斗杓馮唐毛髮白歸興日蕭
 蕭洙曰沈謝謂

也松喬謂赤松子王子喬也趙曰北部高選
 言王掄初官得京畿尉用曹操年二十除洛

陽北部尉東堂見招言王掄朝見也東堂亦
臨幸延見之處如晉郗詵遷刺史武帝於東
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為何如詵有桂林
枝之對蛟龍纏劍用延平津劍躍水化龍鸞
鳳吹簫用蕭史教弄玉吹簫而鳳凰至洙曰
中年胡馬驕謂安史之亂兩觀闕也東京賦
建象魏之兩觀趙曰三朝謂明皇肅宗代宗
洙曰彭門蜀之彭州也解龜謂官滿解印也
謝靈運詩解龜在景平諫獵用司馬相如上
疏諫獵趙曰諫獵阻清霄王掄在彭州必曾
上都節度軍謀故云希曰唐人多言戎麾如杜
佑制出總戎麾洙曰易井深不食趙曰凡軍
旅所在必先論非泉凡有警必頻舉烽火今
井泉不及而烽火不燒則無事矣昔以王掄
參謀所致而然也洙曰張良借箸前籌莊子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趙曰再哭經過罷謂聞
掄之死已哭矣今靈觀經過夔州再哭馬洙
曰之官字用漢書蕭望之便道之官趙曰渥
注道如天馬篇天馬徠循東道河漢橋如世
傳織女渡河而烏鵲為橋此言掄之喪在道
路所歷也秦城謂長安馮唐公自喻注見前
○覆舟二首夢弼曰此詩諷玄宗好神
以供燒煉之用而
使者乃沉其舟也

巫峽盤渦曉黔陽貢物秋丹砂同隕石翠羽
共沈舟羈使空斜影斜字龍居悶積流篙工
幸不溺俄頃逐輕鷗洙曰郭璞江賦盤渦谷
轉隕石字出左傳趙曰

羈使空斜影一句寫出押船
使者船覆而無聊之意盡矣

竹宮時望拜桂館或求僊姹女凌波日神光

照夜年徒聞斬蛟劍無復鬪犀船使者隨秋

色迢迢獨上天猶前斜字無聊之意此舟必

當時求藥方士之類○洙曰前漢禮樂志武

帝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園丘昏祠至明夜

常有神光集于祠壇天子自竹宮望拜百官

侍祠皆肅然動心焉郊祀志武帝時公孫卿

曰仙人好樓居於是令長安作飛廉桂館山

谷曰竹宮桂館事皆語諷玄宗好神仙夢弼

曰漢真人大丹訣姹女隱在丹砂中注云姹

女真乘也又道家四象論西方庚辛金淑女

之異名故有姹女黃婆嬰兒之號洙曰曹子

建洛神賦凌波微步羅襪生塵呂氏春秋荆

人欣飛得寶劍渡江中流兩蛟繞舟幾沒飲

飛拔劍斬蛟乃得濟晉温嶠宿牛渚磯下世

云其下多怪物嶠

遂然犀角照之

峽口二首

峽口大江間西南控百蠻城歆連粉堞岼斷

更青山開闢當天險防隅一水關亂離聞鼓

角秋氣動衰顏洙曰防隅去水關蓋

時清關失險世亂戟如林去矣英雄事荒哉

割據心蘆花留客晚楓樹坐猿深疲薊煩親

故諸侯數賜金公自注主人柏中丞頻分月

之際夔峽為要衝也關當天劍刃此言水關最難關楚

秋風二首對百蠻如始與餘裝和

秋風淅淅吹巫山上牢下牢修水關吳檣楚

拖牽百丈暖向神都寒未還要路何日罷長

戟戰自青羗連白蠻中巴不得消息好暝傳

戍鼓長雲間洙曰上牢下牢皆峽內地名水

冬多旱乾修水關必在秋時夢符曰今湖湘

間行舟以竹相續為索以引上水舟謂之百

丈夢弼曰按唐志光宅元年號東都曰神都

暖向神都寒未還謂輸運入京師也鶴曰青

羗謂吐谷渾嘗封青海國王趙曰嶺州以西有烏蠻白蠻

秋風淅淅吹我衣東流之外西日微天清小

城擣練急石古細路行人稀不知明月為誰

好早晚孤帆他夜歸會將白髮倚庭樹故園

池臺今是非如竹枝樂府矯矯長句不必親

西閣二首

大曆元年秋夔州作鶴曰公時寓居夔州之西閣

巫山小搖落碧色見松林百鳥各相命孤雲

無自心

五字甚怨而不盡言開合盡之

層軒俯江壁要路亦

高深朱紱猶紗帽新詩近玉琴功名不早立

衰疾謝知音哀世非王粲終然學越吟

夢弼曰周

書時訓鵲始鳴通卦驗鵲伯勞也鳴者相命也漢末西京擾亂王粲去而依劉表於荊州思歸作登樓賦云莊舄顯而越吟史記越人莊舄在楚有頃而病楚王使人察其意之所向聞其越聲知其思越也

懶心似江水日夜向滄洲不道含香賤其如

鑷白休經過凋碧柳蕭瑟倚朱樓畢娶何時

竟消中得自由豪華看古往服食寄冥搜詩

盡人間意兼須入海求

田曰應劭漢官儀桓帝時侍中乃存年老

口鼻上出雞舌香與含之後尚書郎含雞舌香始於此夢弼曰公自謂為員外郎也田曰

南史鬱林王年五歲戲高帝傍帝令左右鑷白髮問王我誰耶荅曰大翁帝笑謂左右曰

豈有為人作曾祖而拔白髮乎即擲鏡鑷洙曰尚子平男女嫁娶畢斷家事勿相關趙曰

消中公素有消渴疾洙曰選服食求神仙天台賦遠寄冥搜

社日二首

九農成德業百祀發光輝報效神如在馨香

舊不違南翁巴曲醉北鴈塞聲微尚想東方

朔誠諧割肉歸洙曰左傳少皞氏以九扈為

南翁以醉而歌巴渝之曲洙曰漢武帝伏日

詔賜從官肉太官日晏不來東方朔獨拔劍

割肉謂同官曰伏日當早歸請受賜即懷肉

去太官奏之詔朔自責朔曰拔劍割肉一何

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

也鮑曰史記諸侯表秦德公二年初作伏祠

社磔狗邑四門則祠社用

伏日此詩用伏日事何疑

陳平亦分肉太史竟論功今日江南老他時

渭北童社日詩如此歡娛看絕塞涕淚落秋

風鴛鴦迴金闕誰憐病峽中洙曰漢陳平傳

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日嗟

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夢弼曰陸機

曰社之日至太史占事洙曰公生

江月

江月光於水高樓思殺人天邊長作客老去

一霑巾玉露團清影銀河沒半輪誰家挑錦

字燭滅翠眉頰

鄭曰思息吏切夢弼曰按唐韻作字去聲藏柞切又則箇

切晉列女傳竇滔妻蘇氏織錦為迴文旋圖詩以贈滔循環讀之詞意悽惋

吹笛

吹笛秋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風飄律

呂相和切月傍關山幾處明胡騎中宵堪北

走武陵一曲想南征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

愁中却盡生

師曰晉劉琨為并州刺史嘗為胡騎所圍琨乘月登樓清嘯賊

聞之長歎中夜吹胡笳賊又流涕獻欵有懷上之思遂棄圍而去夢弼曰樂府橫吹笛有

關山月折楊柳又有武溪深詞解題云馬援南征所作援門人袁生者善吹笛援作歌以

和之名曰武溪深其曲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飛鳥不度獸不臨嗟哉武溪多毒淫趙曰故

園指杜陵綠笛有折楊柳之曲故思感之也

孤鴈

孤鴈不飲啄飛鳴聲念羣誰憐一片影相失

萬重雲

亦未盡著相

望盡似猶見哀多如更聞野

鷗無意緒鳴噪自紛紛

遣愁

養拙蓬為戶茫茫何所開江通神女館地隔

望鄉臺漸惜容顏老無由弟妹來兵戈與人

事迴首一悲哀

洙曰巫山有神女廟成都有望鄉臺

夔府書懷四十韻

昔罷河西尉初興薊北師不才名位晚敢恨

省郎遲扈聖崆峒日端居灑澗時萍流仍汲

引樗散尚恩慈遂阻雲臺宿常懷湛露詩翠

華森遠矣白首颯淒其拙被林泉滯生逢酒

賦欺文園終寂寞漢閣自磷緇病隔君臣議

慚紆德澤私揚鑣驚主辱拔劍撥年衰奇壯可尚

社稷經綸地風雲際會期血流紛在眼涕泗

亂交頤四瀆樓船泛中原鼓角悲賊壕連白

翟戰瓦落丹墀先帝嚴靈寢宗臣切受遺恒

山猶突騎遼海競張旗田父嗟膠漆此膠漆誰曉似

謂難解耳行人避蒺藜上句兵連禍結總戎存大體降將

飾卑詞楚貢何年絕堯封舊俗疑長吁翻北

名
白程想地

寇一望卷西夷不必陪玄圃超然待具茨凶

兵鑄農器講殿闢書幃

好氣象有意思又非衣冠紫宸體面語

廟筭高難測天憂實在茲形容真潦倒荅效

莫支持使者分王命羣公各典司恐乖均賦

歛不似問瘡痍萬里煩供給孤城最怨思綠

林寧小患雲夢欲難追卽事須嘗膽蒼生可

察眉

老成語

議堂猶集鳳貞觀是元龜處處喧

飛檄家家急競錐蕭車安不定蜀使下何之

釣瀨踈墳籍耕巖進奕碁

所進止此善自道

地蒸餘

破扇冬暖更織絺豺邁哀登楚麟傷泣象尼

衣冠迷適楚藻繪憶遊睢賞月延秋桂傾陽

逐露葵大庭終反撲京觀且僵尸高枕虛眠

晝哀歌欲和誰南宮載勲業凡百慎交綏

交綏

自喻甫出蜀時時有意歸朝如何合分雙賜筆

如歸朝日簪笏筋力定如何○洙曰此詩公

首叙初召試集賢院授河西尉不拜值祿山

反繼而扈從肅宗于外所謂崆峒日者蓋肅

今又居夔州故有萍流擣散之歎也夢弼曰

五

漢司馬相如為孝文園令公嘗獻三賦故以
相如為比揚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來收
雄雄乃自閣上自投下公嘗言房瑄不宜罷
相忤肅宗故以揚雄事為比洙曰漢光武救
昆陽會大雷風屋瓦皆飛蕭何傳一代宗臣
公孫弘傳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師曰先帝嚴
靈寢言肅宗收京修寢廟也宗臣切受遺言
受遺詔立代宗也洙曰恒山謂河北遼海謂
遼東皆史思明之窟穴也總戎謂元帥時代
宗為帥左傳齊責楚爾貢包茅不入趙曰北
寇指安史西夷指吐蕃不必陪玄圃公自喻
不必在朝列也洙曰莊子黃帝將見大隗乎
具茨之山至于襄城之野七聖皆迷適遇牧
馬童子問塗焉家語鑄劍戟以為農器漢文
帝集上書囊為殿幃趙曰孤城指言夔州洙
曰後漢劉玄傳諸亡命共攻離鄉聚藏於綠

林中注綠林山在今荆州韓信傳有告信欲
反上患之用陳平計偽遊於雲夢遂擒信以
歸爾雅釋地楚有雲夢詠曰綠林雲夢謂荆
楚復亂也洙曰越王思有以報吳出入嘗膽
趙曰議堂者議政之堂議政當以貞觀為龜
鑑也洙曰江淹書競錐刀之利孝祥曰競錐
言賦歛之急也趙曰漢蕭育傳哀帝時南郡
多盜賊拜育為南郡太守上以育耆舊名臣
乃以三公使傳載育入殿中受策曰南郡盜
賊為害朕甚憂之太守威信素著其為民除
害安元元而巳亡拘於小文洙曰漢司馬相
如使蜀因諭巴蜀父老趙曰鈞瀨耕巖公借
以自述也巖子陵鈞處後人名為巖陵瀨鄭
子真耕於巖石之下地蒸冬暖言夔之風土
也洙曰王粲七哀詩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
患又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公羊傳魯哀

公西狩獲麟孔子反袂涕下曰吾道窮矣趙
曰王粲登荆州之樓而作賦孔子之生其父
母禱於尼丘故名丘傳記又載孔子之首象
尼山莊子宋人資章甫而適越越人斷髮文
身無所用之夢弼曰三國陳孔璋為曹洪與
魏文帝書遊睢渙者學藻繪之絲注云睢渙
二木名其處人能織藻績錦綺天子御服出
焉趙曰睢木在南都宋州公少年嘗遊此洙
曰曹子建表若葵藿之傾太陽趙曰大庭氏
至德之世也洙曰左傳古者明王伐不敬取
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後
漢明帝追感前世功臣圖畫於南宮雲臺左
傳交綏而退

十六夜翫月

舊挹金波爽皆傳玉露秋關山隨地闊河漢
近人流谷口樵歸唱孤城笛起愁巴童渾不
寐半夜有行舟洙曰漢郊祀歌月穆穆以金
波希曰公於月詩多用關山
蓋本樂府有關山月又王褒詩關
山夜月明鶴曰夔州古巴子國
一
贈李十五丈別鶴曰李祕書文蔚也
公先有奉寄二首約
主意原其來會於夔此又在夔贈別其奉寄
詩中亦有玄成負文彩衣冠八尺身
剡開賦句之
峽人鳥獸居其室附層巔下臨不測江中有

萬里船多病紛倚薄少留改歲年絕域誰慰
懷開顏喜多賢孤陋忝末親等級敢比肩人
生意氣合相與襟袂連一日遣兩僕三日共
一筵揚論展寸心壯筆過飛泉玄成美價存
子山舊業傳不聞八尺軀常受衆目憐且爲
苦辛行蓋被生事牽北迴白帝棹南入黔陽
天沂公制方隅公自注沂公李勉也宗室鄭惠王孫迥出諸侯
先封內如太古時危獨蕭然清高金莖露正

直朱絲絃昔在堯四岳今之黃潁川于邁恨
不同所思無由宣山深水增波解榻秋露懸
客遊雖云久亦思月再圓晨集風渚亭醉操

雲嶠篇丈夫貴知己歡罷念歸旋

趙曰謝靈運詩拙疾

初繁縟不安
貌倚展轉反側也
薄多病而欲存
元秉竹之薄弱
或云薄者病未
其其軀也第十六
卷西園曝日有顯頂
愧信薄
相倚薄洙曰漢韋賢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
位至丞相南北朝庾信字子山父肩吾與徐
陵父子文並綺艷世號爲徐庾體鶴曰黔陽
黔州也屬江南道洪州今李十五文往謁
爲江西觀察使治在洪州故下有解榻秋露懸
之由黔陽以入豫章也故下有解榻秋露懸
之句是就用陳蕃事洙曰金莖字出西都賦
謂漢武帝承露盤之銅柱也鮑明遠詩直如

朱絲繩堯時羲和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漢黃霸為潁川太守有治狀此以美汧公也

送覃二判官

身如遠山相
影如湖事

先帝弓劍遠小臣餘此生蹉跎病江漢不復
謁承明餞爾白頭日永懷丹鳳城遲遲戀屈
宋渺渺臥荆衡魂斷航舸失天寒沙水清肺

肝若稍愈亦上赤霄行

趙曰先帝謂肅宗小臣公自謂也承明殿

名丹鳳城指長安以秦弄玉吹簫鳳集而名

直來。江上

木向見子美忠
心似...
年不能已于
懷也

江上日多雨蕭蕭荆楚秋高風下木葉永夜

攬貂裘勲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時危思報

主衰謝不能休

後山詩話裕陵嘗觀子美詩勲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謂

甫之詩皆不迨此

戲寄崔評事表姪蘇五表弟韋大少

府諸姪

隱豹深愁雨潛龍故起雲泥多仍徑曲心醉

阻賢羣忍待江山麗還披鮑謝文高樓憶踈

豁秋興坐氤氲

定功曰劉向列女傳陶荅子妻諫其夫曰妾聞南山有玄

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者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故藏以遠害也

運也

西閣雨望車未致蘓五表乘車大小

樓雨霑雲慢山寒著水城

楚楚

逕添沙面出湍

減石稜生菊藥淒踈放松林駐遠情滂沱朱

檻濕萬慮倚簷楹

晚晴吳郎見過北舍風下木葉不

圃畦新雨潤愧子廢鉏來竹杖交頭拄柴扉
隔徑開欲棲羣鳥亂未去小童催明日重陽
酒相迎自醞醅

九日諸人集于林

九日明朝是相要舊俗非老翁難早出賢客
幸知歸舊采黃花騰新梳白髮微謾看年少
樂忍淚已霑衣

梅曰騰石證切有餘也

天夜

月中有揚美
雙杆為相此

寤寐不忘

君父

露下天高秋水清空山獨夜旅魂驚踈燈自

照孤帆宿新月猶懸雙杵鳴南菊再逢人臥

病北書不至鴈無情步蟾倚杖看牛斗銀漢

遙應接鳳城定功曰王粲七哀詩獨夜不能寐鶴曰公以去年秋至雲安故

云南菊再逢趙曰鳳城言長安

秋日寄題鄭監湖上亭三首鶴曰鄭審湖亭

在峽碧草違春意沅湘萬里秋池要山簡馬月靜

庾公樓磨滅餘篇翰平生一釣舟高唐寒浪

減髣髴識昭丘殊曰晉山簡庾亮事竝見前注荆州有楚昭王墓王粲登

樓賦云西新作湖邊宅還聞賓客過自須開竹徑誰道

避雲蘿官序潘生拙才名賈誼多捨舟應卜

地鄰接意如何洙曰晉潘岳仕宦不達乃作閑居賦曰僕自弱冠涉于知

命之年入徙官而一進階再免除名一不拜

職遷者三而已矣雖通塞有命抑亦拙者之

效也漢賈誼年少通諸家之書

上集卷五

三

三

三

暫住蓬萊閣終為江海人揮金應物理拖玉

豈吾身

兩語實甚造詣謂積而不散與老不知退者皆非下句更好。幾不可解

而甚有味美煮秋尊弱杯迎露菊新賦詩分氣象

佳句莫頻頻

氣象是其所長故常及之。趙曰暫住蓬萊閣請鄭監也後漢

藏書於東觀學者稱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桓帝時始置秘書監洙曰揮金字出張景

陽詠二疏詩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按疏廣為太傅歸鄉里數問其家所賜金餘尚有

幾趣賣以具酒食請族人故舊與相娛樂潘岳西征賦飛翠綬施鳴玉以出入禁門者衆

矣趙曰末句謂鄭監分我以賦詩之氣象則佳句莫非頻頻有之乎

千家。秋興八首

八詩大體沉雄富麗哀傷無限盡在言外故自不厭

對付可彷彿耳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

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

淚孤舟一繫故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

城高急暮砧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南斗望京華聽猿實

下三聲淚苦奉使虛隨八月槎畫省香爐遠

伏枕畫省香爐雖點綴山樓粉堞隱悲笳請

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洙曰宜都山川記巴

東三峽猿鳴悲猿鳴三聲淚霑衣張華博物志止載近世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

月見槎來不失期遂齋糧乘之而到天河宗懔作荆楚歲時記乃傳會以為張騫事前賢

詩多據用之子美亦承襲而用之耳趙曰省

中以粉畫之謂之畫省漢官儀尚書郎入直

給女侍史二人執香爐以從公為尚書員外

郎自歎違去省中以多病伏枕故耳下句山樓粉堞言在夔州也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信宿漁

人還汎汎汎汎無所得也清秋鷺子故飛飛匡衡抗

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同學少年多不

賤五陵衣馬自輕肥洙曰漢匡衡元帝時上

悅其言遷為太子少傅劉向宣帝時初立

穀梁春秋微向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

聞道長安似奕碁百年世事不勝悲王侯第

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直北關山金鼓

振征西車馬羽書遲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

平居有所思趙曰直北言夔之北乃隴右關

輔間征西言當時西有吐蕃之美

亂魚龍川在秦州因起故國平時之思也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

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律句有此雲移

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一臥滄江驚

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希曰南山終南山也

盤又七月七日西王母嘗降漢武帝殿列仙傳老子西遊紫氣浮函谷關趙曰崔豹古今

注云商高宗有雉尾扇青瑣省中門也

瞿唐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起便花

萼夾城通御氣芙蓉小苑入邊愁兩句寫幸

故京之思不分遠近如將見焉珠簾繡柱圍黃鶴錦纜牙檣

起白鷗對句耳不迴首可憐歌舞地秦中白

古帝王州洙曰瞿唐在夔曲江在長安玄宗開元間廣花萼樓築夾城入芙蓉

園夢弼曰珠簾繡柱言曲江宮殿錦纜牙檣言天子泛龍舟宴賞也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

絲虛月夜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沉雲

黑露冷蓮房墜粉紅關塞極天唯鳥道江湖

本集卷五

滿地一漁翁洙曰漢紀注武帝欲征昆明夷為其地有滇池乃作池象之以

習水戰因名曰昆明池在長安西南都賦注昆明池左右作牽牛織女以象天河西京

雜記昆明池刻玉石為鯨每至雷雨鯨常鳴吼鬣尾皆動漢世祭之以祈雨夢弼曰菰米

蓮房皆言池中所有關塞言白帝城烏道言峽中高山趙曰漁翁公自謂也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峰陰入漢陂香稻啄

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語有悲念佳人拾

翠春相問僊侶同舟晚更移甚有風韻綵筆

昔曾干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趙曰昆吾御宿乃地名漢

子效擊干

貌及无易結

望其滿離

於學者為

舞鏡鸞窺沼行天馬渡橋亦效此體趙曰費

和春郊望美人詩芳郊拾翠人夢弼曰春相

問乃詩人雜佩以問之之意也洙曰李膺郭

林宗同舟而濟人望之以為神仙夢弼曰子

美昔遊漢陂曾留篇詠集中有漢

陂行故今相望有白頭低垂之歎

寄柏學士林居異風土巫剋日交

自胡之反持干戈天下學士亦奔波歎彼幽

棲載典籍蕭然暴露依山阿青山萬里靜散

自有神會
舞鏡鸞窺沼
和春郊望美
問乃詩人雜
林宗同舟而
美昔遊漢陂
陂行故今相
望有白頭低
垂之歎

望其滿離

於學者為

舞鏡鸞窺沼

和春郊望美

問乃詩人雜

林宗同舟而

美昔遊漢陂

陂行故今相

望有白頭低

百春春鳥三夏後
即多聲
而鳴謂之反舌
云春鳥反舌後
在側此言楓林
舌鳴即反舌也
春傷時而作此
也

地白雨一洗空垂蘿亂代飄零予到此古人

成敗子如何此自佳句。每於句內款曲至

我衰子貴時悵荆揚春冬異風土巫峽日夜

多雲雨赤葉楓林百舌鳴黃泥野岫天雞舞

盜賊縱橫甚密邇形神寂寞甘辛苦幾時高

議排金門各使蒼生有環堵殊曰天

詠懷古跡五首

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三峽樓

臺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羯胡事主終無

賴詞客哀時且未還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

詩賦動江關殊曰支離字見莊子注云形體

夷注云在今辰州界衣服言異制也羯胡謂

祿山詞客公自謂也周書庾信字子山雖位

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

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

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江山故宅空文

藻雲雨荒臺豈夢思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

指點到今疑

不脣脣用事結得更高○希曰

此篇詠宋玉趙曰夔州巫峽十二峰下有神

女廟按宋玉高唐賦言楚王夢巫山之女此

興託也故公有雲雨荒臺豈費思之句

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起得一

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畫圖省識

春風面環佩空歸月夜魂千歲琵琶作胡語

分明怨恨曲中論洙曰歸州有昭君村蒼舒

幸王嬙字昭君姿容甚麗畫工乃其狀會

單于來求美人帝以昭君當行昭君在路馬

上彈琵琶以寄其恨後昭君死葬之胡中

白草昭君塚獨青洙曰江淹恨賦若夫明妃

去時仰天太息紫臺稍遠關山無極夢弼曰

石季倫明君詞明君本為昭君觸晉文帝諱

改焉

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翠華想

像空山裏玉殿虛無野寺中公自注山有臥

焉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翁武侯

祠屋長鄰近公自注殿今為一體君臣祭祀

同洙曰蜀先主劉備以孫權襲關羽之故東

征三吳為吳將陸遜所破於秭歸步歸魚

復改爲永安遂卒於永安宮趙曰翠華天子之旗也希曰春秋繁露白鶴知夜半注鶴水鳥也夜半水位感其生氣則益喜而鳴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

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

呂指揮若定失蕭曹兩語氣槩別贊孔明者不能復出此也運

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洙曰宗臣

蕭何曹參爲一代之宗臣注言爲後世之所尊仰也趙曰魏文帝典論傅毅之於班固伯

仲之間耳夢弼曰陳平傳天下指揮則定矣洙曰孔明在軍罰二十以上皆親之○運

作福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

斯人已云亡草聖祕難得寫得自在首尾渾渾老成及茲

煩見示滿目一悽惻悲風生微綃萬里起古

色鏘鏘鳴玉動落落羣松直連山蟠其間溟

漲與筆力有練實先書臨池真盡墨俊拔爲

之主暮年思轉極未知張王後誰並百代則

嗚呼東吳精逸氣感清識楊公拂篋笥舒卷

上集卷五

忘寢食念昔揮毫端不獨觀酒德洙曰按本

州吳人嗜酒善草書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

筆張王謂張伯英王羲之也趙曰逸氣感清

識謂張旭之逸氣楊監又出畫鷹十二直扇山都其間其

近時馮紹正能畫鷲鳥樣明公出此圖無乃

傳其狀若非老筆龍跡乍殊姿各獨立清絕

心有向疾禁千里馬氣敵萬人將憶昔驪山

宮冬移含元仗天寒大羽獵此物神俱王當

時無凡材百中皆用壯語勢浩然筆熟粉墨

少似聞識者一惆悵干戈少暇日真骨老崖

嶂為君除狡兔會是翻鞞上夢弼曰馮紹正

監善畫鷹鵠洙曰玄宗太平時常以冬十月

幸驪山溫泉宮較羽獵時寧王有高麗赤鷹

尤俊異帝獵則置相公趙曰相公

昨公趙曰相公送殿中楊監赴蜀見相公杜鴻漸也

去水絕還波洩雲無定姿與人生在世間聚

形

是年受劍

南節度使

與

信

散亦暫時離別重相逢偶然豈足期送子清
秋暮風物長年悲豪俊貴勲業邦家頻出師
相公鎮梁益軍事無子遺解榻再見今用才
復擇誰況子已高位爲郡得固辭難拒供給
費慎哀漁奪私干戈未甚息紀綱正所持泛
舟巨石橫登陸草露滋山門日易久當念居
者思夢弼曰梁益劍南道也解榻用
陳蕃事山門公自謂在夔峽間
補遺中皆用非

送殿中楊監

蔡興宗正異云別離
足期足字集作定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五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五

孟冬大曆元年冬夔州作鶴曰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六

孟冬

大曆元年冬夔州作鶴曰公時寓居夔州之西閣

殊俗還多事方冬變所為破甘霜落爪嘗稻
雪翻匙巫峽寒都薄烏蠶瘴遠隨終然減灘
瀨暫喜息蛟螭

巫峽。悶

瘴癘淨三蜀風雲暗百蠻卷簾唯白水隱几
亦青山猿捷長難見鷗輕故不還

五字有味如失吾伴

無錢從滯客有鏡巧催顏

趙曰夔在三蜀之下百蠻之比故云

雷

巫峽中宵動滄江十月雷龍蛇不成蟄天地

劃爭迴

每有氣鬼變化目前

却碾空山過深蟠絕壁來

何須妬雲雨霹靂楚王臺

朝二首

清旭楚宮南霜空萬嶺含野人時獨往雲木
曉相參俊鶻無聲過飢鳥下食貪病身終不

動搖落任江潭

趙曰郭璞江賦視雲侵於清旭使信枯樹賦昔年移柳依

依漢南今看搖落悽愴江潭

浦帆晨初發郊扉冷未開村疎黃葉墜

寒風踈草

木兩踈字不如此有畫色

野靜白鷗來礎潤休全濕雲晴

欲半迴巫山冬可怪昨夜有奔雷

趙曰帆扶泛切夢符

曰淮南子山雲蒸柱礎潤

南極

南極青山衆西江白谷分古城踈落木荒戍

望帆後作

上集卷二十六

密寒雲歲月蛇常見風颺虎忽聞近身皆鳥
道殊俗自人羣睥睨登哀柝蝥弧照夕曛亂
離多醉尉愁殺李將軍夢弼曰睥睨城上女
牆也趙曰左傳鄭伯
之旗蝥弧一深曰漢李廣屏居藍田南山中射
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亭霸陵
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
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

晚

杖藜尋晚巷炙背近牆暄人見幽居僻吾知
拙養尊朝廷問府主欲知朝廷則問府主是
野人之意但語朴又可

兩耕稼學山村歸翼飛棲定寒燈亦閉門

西閣夜

恍惚寒山暮逶迤白霧昏山虛風落石樓靜
月侵門擊柝可憐子無衣何處村時危關百
慮盜賊爾猶存

月圓

孤月當樓滿寒江動夜扉委波金不定照席
綺逾依未缺空山靜高懸列宿稀故園松桂

發萬里共清輝洙曰漢郊祀歌月穆穆以金波江淹詩綺席生浮埃

中宵

西閣百尋餘中宵步綺疏飛星過水白落月

動沙虛語無詭特寫景入微擇木知幽鳥潛波想巨魚

親朋滿天地兵甲少來書夢弼曰後漢梁冀窓牖皆有綺疏注

縷為綺文也

不寐

瞿唐夜水黑城內改更籌翳翳月沉霧輝輝

星近樓氣衰甘少寐心弱恨容愁寫得婉至亦自知之

耳弱本不多何多壘滿山谷桃源無處求洙曰

禮記四郊多壘

鷗魚

江浦寒鷗戲無他亦自饒却思翻玉羽隨意

點春苗雪暗還須落風生一任飄幾羣滄海

上清影日蕭蕭子美賦物別自為體異於唐人纖巧

猿

裊裊啼虛壁蕭蕭挂冷枝艱難人不免隱見

爾如知可感慣習元從衆五字似率然亦有見後又云後挂時相學

乃全生成用奇前林騰每及父子莫相離夢

曰見賢遍切我詞遺無外亦自難吐思隨王師

黃魚

日見巴東峽黃魚出浪新脂膏兼飼犬長大

不容身筒筩相洽久風雷肯為神泥沙卷涎

沫回首怪龍鱗謂不容其長大語恨風雷肯為神惜其不容以自脫然以

此魚視泥沙涎沫之變又未必不怪其言也。三句迂闊有味。蒼舒曰：鹽鉄論江陵之人

以魚飼犬。沫曰：筒筩捕魚器也。

白小羣

白小羣分命天然二寸魚細微霑水族風俗

當園蔬入肆銀花亂傾箱雪片虛生成猶拾

卵盡取義何如賔退錄云靖州固經載其俗居喪不食酒肉塩酪而以魚

為蔬今湖北多然謂之魚菜不特靖也老杜

白小詩云白小羣分命天然三寸魚細微霑

水族風俗當園蔬正指此蓋老杜嘗往來荆楚而此詩則嘉興魯氏定為夔門所作夔亦

與湖北相鄰故也注杜詩者皆不及此宋曰
易係辭物以羣分張子平西京賦獲胎拾卵
蜚蜾合賦此多然魚菜不特散也宋詩

取盡更鹿何收實也不食肉蓋謂而以其

永與清溪別蒙將玉饌俱十字無無才逐仙

隱不敢恨庖厨又是亂世輕全物非熟諳寇

易為此言微聲及禍樞又衣冠兼盜賊饕

餽用斯須又意。衣冠兼盜

鸚鵡賦語閑饕餮食為此

鸚鵡含愁思聰明憶別離翠衿渾短盡紅紫
謾多知未有開籠日空殘宿舊枝世人憐復

損何用羽毛奇委折可誦珠曰彌衡鸚鵡

紀德名標五初鳴度必三非五部殊方聽有

異失次曉無慙五字備問俗人情似充庖爾

輩堪氣交亭育際巫峽漏司南宋曰雞有五

傳趙曰劉綽啓一物之微遂留亭育此詩

物之微遂留亭育此詩

物之微遂留亭育此詩

昔遊

鶴曰此詩叙與高李同遊時在開元二十五年

昔者與高李

公自注高適李白

晚登單父臺寒蕪際

碣石萬里風雲來桑柘葉如雨飛藿共徘徊

清霜大澤凍禽獸有餘哀是時倉廩實洞達

寰區開猛士思滅胡將帥望三台君王無所

惜駕馭英雄材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吳

門轉粟帛泛海陵蓬萊肉食三十萬獵射起

黃埃隔河憶長眺青歲已摧頽不及少年日

無復故人杯賦詩獨流涕亂世想賢才有能

市駿骨莫恨少龍媒商山議得失蜀主脫嫌

猜呂尚封國邑傳說已鹽梅景晏楚山深木

鶴去低徊龐公任本性攜子臥蒼苔

鮑曰唐志單父

屬宋州夢弼曰碣石海傍山也夢符曰肉食

字見左傳夢弼曰青歲猶言青春也洙曰市

駿骨注見前龍媒良馬也商山議得失謂四

皓出而安漢太子蜀主脫嫌猜謂劉備之得

孔明情好自密呂望封於齊營丘傳說相殷

高宗此皆際時而有為者也龐德公攜妻子

隱鹿門山公

以自况耳

五集卷六

二

履

凜冽倦玄冬負暄嗜飛閣羲和流德澤顓頊
愧倚薄毛髮具自和本具自猶肌膚潛沃若太

陽信深仁衰氣歛有託歆傾煩注眼容易收

病脚流離木杪猿翻蹊山顛鶴朋知苦聚散

哀樂日已作節事會賦詩人生忽如昨古來

遭喪亂賢聖盡蕭索胡為將暮年憂世心力

弱夢弼曰顓頊北方之帝倚薄謂附著而

如蚿陰氣通人也謝靈運詩蚿疾相倚薄小至夢符曰或來陽為大陰為

天時人事日相催冬至陽生春又來刺繡五

紋添弱線吹葭六琯動浮灰岸容待臘將舒

柳山意衝寒欲放梅雲物不殊鄉國異教兒

且覆掌中杯夢弼曰唐雜錄宮中以女工揆

常日增一線之工朱曰續漢書以葭草灰實

律之端按曆者候之氣至則灰飛而管通左

傳凡冬至啓縛雞行其際

小奴縛雞向市賣雞被縛急相喧爭家中厭

一語有祥味
百人學此厚
成忠調

習池事待
數見想為
後而亦道

雞食蟲蟻不知雞賣還遭烹蟲雞於人何厚
薄吾叱奴人解其縛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

寒江倚山閣短篇偶然正合如此本無奇特評者既過效者失之

玉腕騮公自注江陵節度衛公馬也鶴曰衛伯玉時為荆南節度

且費掌工部尚書

聞說荆南馬尚書玉腕騮頓驂飄赤汗跼踖

顧長楸胡虜三年入乾坤一戰收舉鞭如有

問欲伴習池遊深曰漢郊祀歌天馬下露赤汗曹子建詩走馬長楸聞習

池注
見前

。見王監兵馬使說近山有白黑二鷹

羅者久取竟未能得王以為毛骨有

異他鷹恐臘後春生騫飛避暖勁翮

思秋之甚眇不可見請余賦詩二首

鶴曰公嘗賦王兵馬使二角鷹見前

雲飛玉立盡清秋不惜奇毛恣遠遊在野只

教心力破于人何事網羅求一生自獵知無

敵百中爭能恥下韉往往語別鵬礙九天須

却避兔經三窟莫深憂趙曰鷹所以獵此野

詩野鷹能自獵洙曰史滑稽傳注韉臂捍也

東觀記太守桓虞曰善吏如使良鷹下韉命

中戰國策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於死耳

黑鷹不省人間有度海疑從北極來正翮搏

風超紫塞玄冬幾夜宿陽臺虞羅自各虛施

巧春鴈同歸必見猜萬里寒空祗一日金眸

玉瓜不凡材趙曰崔豹古今注秦所築

奉送蜀州柏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

陵起居衛尚書太夫人因示從弟行

軍司馬位鶴曰中丞柏貞節也時為

也衛尚書伯玉祖母封鄧國太夫人

中丞問俗盡熊頻愛弟傳書綵鷁新遷轉五

州防禦使起居八座太夫人楚宮臘送荆門

水白帝雲偷碧海春與報惠連詩不惜知吾

斑鬢揔如銀洙曰漢制刺史車畫熊於軾綵鷁謂船首畫鷁以壓水神夢弼

頷聯如宿相祝
戶口吻

日唐書方鎮表夔州兼峽忠歸萬五州防禦使隸荆南節度洙曰唐以六尚書左右僕射合為八座宋書謝惠連能屬文族兄靈運嘉賞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句

閣夜

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霄五更鼓

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此兩句對看自悲。兩句共見奇麗若上句野哭千家聞戰何足表異評詩未易以此

野哭千家聞戰

伐夷歌幾處起漁樵臥龍躍馬終黃土人事

音書漫寂寥蔡條西清詩話云作詩用事要如釋語水中著鹽飲水乃知鹽

鼓角本是三物
數是通犀角
必犀角也
犀角在犀末
角若夫星河
自謂犀角也
公亦謂之
言耳
論心穿穿矣

味此說詩家祕藏也如子美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人徒見陵轢造化之工不知乃用故事禰衡過漁陽慘其聲悲壯漢武故事星辰搖動東方朔謂民勞之應則善用事者如繫風捕影豈有迹耶洙曰卧龍謂孔明也郭外有孔明廟躍馬謂公孫述也城上有白帝祠左太冲蜀都賦公孫躍馬而稱帝

灤西寒望

洙曰灤乃黨切水名夔有灤西也鄭曰灤奴浪切今作灤

水色含羣動朝光切太虛渺莽形容年侵頻

悵望興遠一蕭疎爰挂時相學鷗行炯自如

儉勝 瞿唐春欲至定卜灤西居洙曰陸機詩前路既已多年後塗隨

奉送十七舅下邵桂

絕域三冬暮浮生一病身感深辭舅氏別後見何人縹緲蒼梧帝推遷孟母鄰昏昏阻雲水側望苦傷神趙曰蒼梧以迷舅氏所往之方孟母謂舅氏之母也

送王十六判官

客下荆南盡君今復入舟買薪猶白帝鳴櫓

少沙頭衡霍生春早瀟湘共海浮荒林庾信

宅為仗主人留

孫曰夔州俗買薪沽水夢弼曰少猶少頃也少一作已洙

曰江陵吳船至泊於郭外沙頭希曰衡山一名霍山故云衡霍庾信宅在江陵

不離西閣二首

江柳非時發江花冷色頻地偏應有瘴臘近

已含春失學從愚子無家住老身不知西閣

意肯別定留人

趙注是洙曰住一作任趙曰肯別定留人言西閣之意肯

令我別乎莫定要留人也

世有宜青人而
著曰宜青石壁
其中有如龍刻而
其自雅者亦可
謂之蘭若

西閣從人別人今亦故亭江雲飄素練石壁

斷空青滄海先迎日銀河倒列星平生耽勝

事吁駭始初經田曰空青字詩人無敢使

謁真諦寺禪師惟太白云山色倒空青

蘭若山高處煙霞嶂幾重凍泉依細石晴雪

落長松若無晴字何以成詩問法看詩安亦有地觀身向

酒慵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峰洙曰梵言阿

諍也故僧寺謂之蘭若

赤甲大曆二年夔州作鶴曰是年春遷居赤甲

山高大不生草木土皆赤色故謂之赤甲又甲本岬字洙曰赤甲白鹽瞿

唐峽口二山

卜居赤甲遷居新兩見巫山楚水春炙背可

以獻天子美芹由來知野人一事兩句不相屬荆州

鄭薛寄書近蜀客郗岑非我鄰笑接郎中評

事飲病從深酌道吾真洙曰嵇康絕交書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

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踈矣

夢弼曰鄭審薛璩郗昂岑參皆公之故舊也

鶴曰評事必崔評事第郎中欠考

入宅三首

奔峭背赤甲斷崖當白鹽客居媿遷次春酒
漸多添花亞欲移竹下句韻勝鳥窺新卷簾衰年
不敢恨勝槩欲相兼

亂後居難定春歸客未還水生魚復浦雲暖

麝香山半頂梳頭白過眉拄杖斑相看多使

者一一問函關夢弼曰按地志夔之魚復灩澦風濤電射其地巨魚卻而

不得上故名魚復浦定功曰夔州圖經麝香山在州之東南山有麝香故以名之沫曰一

一問函關時吐蕃亂關中之信不通

宋玉歸州宅雲通白帝城吾人淹老病旅食

豈才名峽口風常急江流氣不平只應與兒

子飄轉任浮生

江雨有懷鄭典設

春雨閣閣塞峽中早晚來自楚王宮亂波分
披已打岸弱雲狼藉不禁風寵光蕙葉與多

碧點注桃花舒小紅谷口子真正憶汝岸高
灤滑限西東

雨不絕

鳴雨既過漸細微映空搖颺如絲飛階前短

草泥不亂院裏長條風乍稀舞石旋應將乳

子行雲莫自濕仙衣石燕神女用得好奇眼邊

江舸何忽促未得安流逆浪歸涿曰湘川詩

唐賦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注見前

此若江勝極矣不作速工若致

崔評事弟許相迎不到應慮老夫見

泥雨怯出必愆佳期走筆戲簡

江閣邀賓許馬迎午時起坐自天明浮雲不

負青春色細雨何孤白帝城身過花間露濕

好醉於馬上往來輕上句更似虛疑皓首衝

泥怯實少銀鞍傍險行

書夢

二月饒睡昏昏然不獨夜短晝分眠桃花氣

暖眼自醉春渚日落夢相牽故鄉門巷荆棘
底中原君臣豺虎邊安得務農息戰鬪普天
無吏橫索錢

熟食日示宗文宗武

消渴遊江漢羈棲尚甲兵幾年逢熟食萬里

逼清明

不待他語而悲

松柏邛山路

未必子美先墓在邛吾意亦印

山風花白帝城汝曹催我老回首淚縱橫

本印

一作印鄭曰寰宇記邛州因邛來山得名在蜀中邛渠恭切田曰十道志邛山在洛陽縣

北印莫芻切夢弼曰楊佺期洛城記印山古今東洛九原之地也

又示兩兒

令節成吾老他時見汝心

他時見汝思親之心謂身后寒食語

甚苦切前一首已悲此篇更不忍讀浮生看物變為恨與年深

長葛書難得江州涕不禁團圓思弟妹行坐

白頭吟

趙曰長葛江州必公之弟妹所在也鄭曰長葛縣隸許州

晴二首

久雨巫山暗新晴錦繡文碧知湖外草紅見

海東雲竟日鶯相和摩霄鶴數羣野花乾更落風處急紛紛

啼鳥爭引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去遭泥去拙

高飛恨久陰雨聲衝塞盡日氣射江深壯迴

首周南客驅馳魏闕心洙曰周南謂巫陽也太史公留滯周南天子之門兩觀謂之象魏夢弼曰莊子中山公

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

下之

雨

始賀天休雨還嗟地出雷驟看浮峽過密作

渡江來牛馬行無色蛟龍鬪不開干戈盛陰

氣未必自陽臺未必自陽臺此語猶含天寶

溪渚涯之間不辨牛馬

入雲三十居鶴曰公是年三月

歸羨遼東鶴吟同楚執珪未成遊碧海著處

覓丹梯雲嶂寬江北春耕破灤西桃紅客若

至定似昔人迷洙曰遼東鶴注見前趙曰史記莊舄故越之細鄙人也為

楚執珪病而尚猶越聲本無吟字而王粲登樓賦云莊舄顯而越吟十洲記東有碧海趙曰夔江之北其山稍遠故曰寬也宋曰昔一作晉

暮春題灤西新賃草屋五首

久嗟三峽客再與暮春期百舌欲無語繁花

能幾時谷虛雲氣薄波亂日華遲戰伐何由

定哀傷不在茲趙曰反舌無聲在芒種后十日今謂之欲無語則暮春時

也

北郊千樹橘不見比封君養拙干戈際全生

麋鹿羣畏人江北草畏人草旅食灤西雲萬

里巴渝曲三年實飽聞郊本一作邦洙曰漢

樹橘此其人皆與干戶侯等又禮樂志巴渝鼓負三十六人注高祖初為漢王得巴渝人

並趨捷善鬪與之定三秦滅楚國存其武樂巴渝之樂由此始也

綵雲陰復白錦樹曉來青身世雙蓬鬢乾坤

一草亭哀歌時自短眼前語醉舞為誰醒細

雨荷鋤立在自江猿吟翠屏

壯年學書劍他日委泥沙事主非無祿浮生

卽有涯高齋依藥餌絕域改春華此語甚痛喪亂

丹心破王臣未一家誅曰項籍少年學不成去學劍

欲陳濟世策已老尚書郎不息豺虎鬪空慙

鴛鴦行時危人事急風逆羽毛傷落日悲江

漢中宵淚滿牀趙曰尚書郎公自謂也

承聞河北諸道節度入朝歡喜口號

里巴俞絕句十二首

祿山作逆降天誅更有思明亦已無第二句洵

設使杜少陵為之如此其

能立極于在卯

洵人寔猶不定時時戰鬪欲何須

社稷蒼生計必安蠻夷雜種錯相干周宣漢

武今王是孝子忠臣後代看感諷忠婉

喧喧道路多歌謠河北將軍盡入朝始是乾

坤王室正却教江漢客魂銷小一良燕鼓朴

不道諸公無表來茫然庶事遣人猜擁兵相

學干戈銳使者徒勞萬里迴公自注吐蕃之亂諸道節度無

遣使敦諭竟不至人救援者朝廷文對近不無人與王會

鳴玉鏘金盡正臣修文偃武不無人興王會

盡妖氛氣聖壽宜過一萬春蒼舒曰萬春字

晉武帝問孫皓聞南人好作爾汝歌皓因

英雄見事若通神聖哲為心小一身燕趙休

矜出佳麗宮闈不擬選才人殊曰古詩燕趙

如玉唐制內官才人五人正五品

抱病江天白首郎空山樓閣暮春光衣冠是

日朝天子草奏何人入帝鄉趙曰白首郎公

意

澶漫山東一百州削成如按抱青丘包茅重

入歸關內王祭還供盡海頭鄭曰澶市連切

唐志山東即河北道洙曰削成如按言已平

也鄭曰青丘在青州屬河南道洙曰左傳齊

伐楚曰爾貢包茅不入

東逾遼水北滹沱星象風雲喜色和紫氣關

臨天地闊黃金臺貯俊賢多紫氣關本生強

兩絕句宜爾趙曰紫氣關言函谷關也周時

尹喜為關吏望見紫氣云當有聖人入關洙

曰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謂之黃金臺

漁陽突騎邯鄲兒酒酣並轡金鞭垂意氣即

歸雙闕舞雄豪復遣五陵知謂此等恃功而驕其歸闕下舞

當如何平日五陵豪俊復當避之耳其憂愛感恨皆見於言外即字復字皆得意處形容

洋溢蕩而復整洙曰漁陽突騎邯鄲游俠其豪俊勇決占有名稱五陵漢之五陵亦豪俠

所聚之地

李相將軍擁薊門白頭惟有赤心存竟能盡

說諸侯入知有從來天子尊夢弼曰李相謂李光弼將軍謂

河北諸道節度也鶴曰李相將軍意是指李懷仙時為幽州節度使第未詳何以謂將軍

十二年來多戰場天威已息陣堂堂神靈漢

代中興主功業汾陽異姓王洙曰郭子儀封汾陽郡王鶴曰

此詩十二首述安史及吐蕃之亂而歸於李懷仙之能說諸節度以入朝郭子儀之能建

功業以致中興也

得舍弟觀書自中都已達江陵今茲

暮春月末合行李到夔州悲喜相兼

團圓可待賦詩即事情見乎辭

爾到江陵府何時到峽州亂離生有別聚集
病應瘳死轉颯颯開啼眼朝朝上木樓老身
須付託白骨更何憂自中洛已盡

喜觀卽到復題短篇二首

巫峽千山暗終南萬里春病中吾見弟書到

汝爲人情事驚痛竟答兒童問來經戰伐新

泊船悲喜後欸欸話歸秦洙曰終南

待爾嗔烏鵲拋書示鵲鷓枝間喜不去原上

急曾經江閣嫌津柳風帆數驛亭應論十年
事愁絕始星星洙曰西京雜記乾鵲噪而行

寄薛三郎中璩

人生無賢愚飄飄若埃塵自非得神僊誰免
危其身與子俱白頭役役常苦辛雖爲尚書
郎不及村野人憶昔村野人其樂難具陳
謁藜麻交公侯爲等倫天未厭戎馬我輩本
常貧子尚客荊州我亦滯江濱峽中一臥病

瘧癘終冬春春復加肺氣此病蓋有因早歲
與蘇鄭痛飲情相親二公化為土嗜酒不失
真予今委修短豈得恨命屯聞子心甚壯所
過信席珍上馬不用扶每扶必怒嗔賦詩賓
客間揮灑動八垠乃知蓋代手才力老益神
青草洞庭湖東浮滄海瀆君山可避暑况足
采白蘋子豈無扁舟往復江漢津我未下瞿
唐空念禹功勤聽說松門峽吐藥攬衣巾高

秋却束帶鼓枻視清旻鳳池日澄碧濟濟多

士新余病不能起健者勿逡巡上有明哲君

下有行化臣

洙曰蘇鄭源明鄭虔也禮記
儒有席上之珍青草洞庭二湖

名君山在洞庭湖心夢弼曰郭璞江賦巴東
之峽夏后疏鑿今公留滯峽中恨禹功雖勤
尚不能鑿三峽使江流平易也趙曰公纒聞
松門峽方喫藥遠吐之欲攬衣巾而去夢弼
曰鳳池謂朝廷也趙曰健者指薛璩
也漢書袁紹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

卽事

暮春三月巫峽長白晶晶行雲浮日光雷聲忽

魂者 月五進逆

送千峰雨花氣渾如百和香黃鶯過水翻迴
去燕子銜泥濕不妨飛閣卷簾圖畫裏虛無

只少對瀟湘虛無二字下得好兩句遂精洙

峽長鄭曰晶胡了切明也趙曰陶淵詩晶晶

川上平洙曰古詩博山爐中百和香鬱金蘇

合與都梁希曰漢武帝

時月支國嘗進百和香

懷灞上游鶴曰灞水

悵望東陵道平生灞上游春濃停野驂夜宿

做雲樓離別人誰在經過老自休苦語眼前

今古意江漢一歸舟夢弼曰東陵道指長安東門外也

月

萬里瞿唐峽春來六上弦時時開暗室故故

滿青天爽合風襟靜空當淚臉懸南飛有鳥

鵲夜久落江邊洙曰峽一作月曹孟德詩月明星稀鳥鵲南飛

晚登灊上堂

故躋灊岸高頗免崖石擁十字起開襟野堂

豁繫馬林花動雉堞粉如雲山田麥無隴春

氣晚更生江流靜猶湧四序嬰我懷羣盜久
相踵黎民困逆節天子渴垂拱所思注東北
深峽轉修聳衰老自成病郎官未為冗淒其
望呂葛不復夢周孔濟世數嚮時斯人各枯
冢楚星南天黑蜀月西霧重安得隨鳥翎迫

此懼將恐

夢符曰公羊傳五板而堵五堵而
維百雉而城鄭曰堞徒協切城上

垣也洙曰呂葛謂
呂望諸葛孔明也

李潮八分小篆歌

夢弼曰書苑李潮
善小篆師李斯

山碑見稱於時趙明誠金石錄云唐
慧義寺彌勒像碑李潮八分書潮書
初不見重於當時獨子美詩盛稱之
以比蔡有隣韓擇木金石刻在者絕
少惟此碑與彭元曜墓誌爾余皆得
之其筆法亦不絕工非韓蔡比也邵
氏聞見錄韓退之石鼓
詩體子美八分歌也

蒼頡鳥跡既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陳倉石
鼓又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漢蔡
邕中間作者寂不聞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
傳刻肥失真苦縣光和尚骨立書貴瘦硬方

通神子美詩貴瘦硬謂八分惜哉李蔡不復

得吾甥李潮下筆親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

隣開元以來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

况潮小篆逼秦相快劍長戟森相向八分一

字直百金蛟龍盤拏肉屈強吳郡張顛誇草

書草書非古空雄壯豈知吾甥不流宕丞相

中郎丈人行巴東逢李潮逾月求我歌我今

衰老才力薄潮乎潮乎奈汝何古人出語便是肝肺更自

流動可觀此詩叙占外殊不為發越故終篇

自嘆浩然然愈好邵氏見才力薄三字謂退

之體此作石鼓兒童之見彼起語變化蓋自

負也洙曰蒼頡黃帝臣也觀鳥跡而為文

字鶴曰鳳翔府陳蒼縣南有石鼓其石形如

鼓其數有十紀周宣畋獵之事其文即史籀

之迹洙曰周大史籀始創大篆秦李斯繼作

小篆趙曰蔡文姬別傳臣父邕言八分書割

李斯小篆去二分取八分故曰八分書洙曰

史記始皇東行郡國上鄒嶧山刻石頌功德

止集卷六

七

信

李斯中郎即蔡邕歐公集古錄云秦二世詔
李斯篆今俗謂之嶧山碑史記不載其字其
本出於徐鉉又有別本出於夏竦家自唐封
演已言嶧山碑非真而杜子美直謂棗木傳
刻爾趙明誠金石錄云秦嶧山刻石唐封演
聞見記云後魏大武帝登山使人排倒之然
歷代模之以為楷則邑人疲於供命聚薪其
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殘缺不堪模塌然猶求
者不已有縣宰取舊文勒於石碑之上置之
縣解今人間有嶧山碑者是皆新刻之本而
杜子美直以謂棗木傳刻者豈又有別本歟
又云麻溫故學士於登州海上得棗木有此
文豈子美所謂棗木傳刻者耶
傳刻肥失真者耶

醉為馬墜諸公攜酒相有

甫也諸侯老賓客罷酒酣歌拓金戟騎馬忽
憶少年時散蹄迸落瞿唐石白帝城門水雲
外低身直下八千尺粉堞電轉紫遊韁東得
平岡出天壁江村野堂爭入眼垂鞭鞞鞞凌
紫陌向來皓首驚萬人自倚紅顏能騎射安
知決臆追風足朱汗驂驪猶噴玉不虞一蹶
終損傷人生快意多所辱職當憂戚伏衾枕
况乃遲暮加煩促朋知來問腆我顏杖藜強

起依僮僕語盡還成開口笑提攜別掃清溪
 曲酒肉如山又一時初筵哀絲動豪竹共指
 西日不相貸喧呼且覆杯中淥何必走馬來
 為問君不見嵇康養生被殺戮

起結皆不羈
 夢弼曰日庚

信詩醉來拓金戟古詩白馬紫遊韁洙曰决
 臆縱意也趙曰追風馬名漢天馬歌霑赤汗
 崔液詩驂驪始散東城曲穆天子傳黃之澤
 其馬噴玉琪曰豪竹大管也洙曰晉嵇康著
 養生論後
 以事坐誅

補遺

謝安嘗謂王坦之曰吾嘗言白帝死則水竭

縛雞行

雞虫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
 先生評云效者失之蓋謂山谷賦水

仙坐對真成披花惱出門
 門一笑大江橫之句也

李潮八分小篆歌

潘子真詩話云北岳碑後
 漢光和二年立苦縣老子

廟亦漢碑俱蔡邕書其字刻極勁杜詩所謂
 苦縣光和骨尚立書貴瘦硬方通神苦縣光
 和謂二
 碑也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六

集千家詩林正

神品二

苦絲長味骨尚立書詩對題
亦繁西則效小色書其字修
李歐人介小集公
真精
山谷
木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七

豎子至

天曆二年夏夔州作鶴曰
公時寓居夔州之瀼西

檣梨且綴碧梅杏半傳黃小子幽園至輕籠

熟榛香山風猶滿把野露及新嘗歌枕江湖

客提攜日月長

洙曰且一作纒
歌枕一作欲寄

不食槐葉冷淘

青青高槐葉采掇付中厨新麪來近市汁滓

宛相俱入鼎資過熟加餐愁欲無碧鮮俱照

筋香飯兼苞蘆經齒冷於雪勸人投比珠願
 隨金駿裏走置錦屠蘇路遠思恐泥興深終
 不渝獻芹則小小薦藻明區區萬里露寒殿
 開冰清玉壺君王納晚涼此味亦時須夢弼曰苞
蘆謂蘆笋也洙曰金駿裏馬也修可曰屠蘇
字或作屠蘇玉篇云屠蘇庵也通俗文屋平
曰屠蘇廣韻云屠蘇草庵又屠蘇酒蓋昔人
居屠蘇釀酒因名今詳是詩走置錦屠蘇正
謂屋也古樂府插腰銅七首障日錦屠蘇洙
曰語致遠恐泥獻芹見嵇康絕交書薦藻出
左傳

園

仲夏流多水清晨向小園碧溪搖艇闊朱果
 爛枝繁始為江山靜終防市井喧哇蔬繞茅
 屋自足媚盤餐趙曰盤餐字出左傳

歸

束帶還騎馬東西却渡船林中纔有地峽外
 絕無天虛白高人靜喧卑俗累牽他鄉閱遲
 暮不敢廢詩篇洙曰夔州居山水間在峽中號為稍平莊子虛室生白趙

曰鮑明遠舞鶴賦歸人寰之喧甲

盤無天上後園山脚

朱夏熱所嬰清旦步北林小園背高岡挽葛

上崎崙曠望延駐日飄颻散踈襟潛鱗恨水

壯去翼依雲深勿謂地無疆劣於山有陰石

標遍天下水陸兼浮沉自我登隴首十年經

碧岑劒門來巫峽薄倚浩至今故園暗戎馬

骨肉失追尋時危無消息老去多歸心志士

惜白日久客藉黃金敢為蘇門嘯庶作梁父

吟天覺曰崎嶇山貌宋曰山北曰陰田曰唐韻標音原木名或云善本止是石原字沈

曰石標其子如芎藭其皮可以禦饑時天下荒亂小民轉溝壑水陸並載石標以充糧也

趙曰古詩志士惜白日宋曰晉阮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棲神導氣之術

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蜀志諸葛亮好為梁父吟

諸葛廟

久遊巴子國屢入武侯祠竹日斜虛寢溪風

滿薄帷君臣當共濟賢聖亦同時翊戴歸先

主并吞更出師蟲蛇穿畫壁巫覡醉蛛絲寫描

不盡雖無上歛憶吟梁父躬耕起未遲夢弱

句荒落可見語在男曰覲在女曰巫覡研歷切趙曰張衡東京賦巫覡操蒞

舍弟觀歸藍田迎新婦送示二首

汝去迎妻子高秋念却迴即今螢已亂好與

鴈同來東望西江永南遊北戶開卜居期靜

處會有故人杯趙曰詩江之永矣吳

楚塞難為路藍田莫滯留衣裳判白露鞍馬

信清秋春風自信牙樞動凡再用所自得者滿峽重江水開帆

八月舟此時同一醉應在仲宣樓趙曰後漢

仲宣依劉表於荊州因登樓而行官張望補稻畦水歸

行官張望補稻畦水歸

東屯大江南北百頃平若按六月青稻多千畦

碧泉亂插秧適云已引溜加漑灌更僕往方

塘決渠當斷岍公私各地著浸潤無天旱主

守問家臣分明見溪畔芊芊烟翠羽劔劔生

銀漢鷗鳥鏡裏來關山雪邊看秋菰成黑米
 精鑿傅白粲玉粒足晨炊紅鮮任霞散終然
 添旅食作苦期壯觀遺穗及衆多我倉戒滋
 蔓壯觀滋蔓。洙曰更僕以番次更伐使之也禮記乃留更僕劉公幹詩方塘合白水
 漢食貨志理民之道也著爲本注謂安土也
 著涉畧切夢弼曰大夫之臣曰家臣家主
 守田野此卽是指行官而言也趙曰鏡裏雪
 邊皆言畦水之明潔也夢弼曰西京雜記菰
 有米長安人謂之彫胡趙曰精鑿山左傳案
 食不鑿鑿音作謂治米使白晁曰傅合也謂
 以菰米合白粲炊洙
 曰揚輝傳田家作苦

返照

楚王宮北正黃昏白帝城西過雨痕返照入
 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字字著意衰年肺病
 唯高枕絕塞愁時早閉門不可久留豺虎亂
 南方實有未招魂語不輕易感恨更多

灑澗

灑澗旣沒孤根深西來水多愁太陰江天漠
 漠鳥雙去風雨時時龍一吟舟人漁子歌回

首估客胡商淚滿襟寄語舟航惡年少休翻

鹽井橫黃金夢弼曰寰宇記灩澦堆冬來出

戶孟切不以理也洙曰一作擲

季夏送鄉弟韶陪黃門從叔朝謁鶴

時杜鴻漸以黃門侍郎同平章事鎮蜀既平崔旰之難遂還朝

令弟尚為蒼水使公自注韶北兼開江使名

家莫出杜陵人北來相國兼安蜀太直歸赴

朝廷已入秦捨舟策馬論兵地拖玉腰金報

主身莫度清秋吟蟋蟀此吟蟋蟀亦過然出於子美未必不為名

言早聞黃閣畫麒麟趙曰吳越春秋禹傷父

以祭仰天而嘯忽夢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焉禹

乃退齋三日遂獲金簡玉字之書言治水之要洙曰長安有南北杜最為名家趙曰漢武

帝圖畫功臣於麒麟閣

夔州歌十絕句

中巴之東巴東山江水開闢流其間白帝高

為三峽鎮夔州險過百牢關趙曰水經劉璋

有巴西有巴東宋曰道志梁州有百牢關

白帝夔州各異城蜀江楚峽混殊名英雄割

據非天意霸王并吞在物情

夢弼曰王去聲

羣雄競起向前朝王者無外見今朝比訝漁

陽結怨恨元聽舜日舊簫韶

趙曰明皇寵幸祿山卒以怨恨

起兵於漁陽此句含蓄美中有刺簫韶謂霓裳曲也

赤甲白鹽俱刺天閭閻繚繞接山巔楓林橘

樹丹青合復道重樓錦繡懸

灤東灤西一萬家江北江南春冬花背飛鶴

子遺瓊藥相趁鳧雛入蔣牙

趙曰王粲白鶴賦食靈岳之瓊

藥夢弼曰唐韻蔣菰草也

東屯稻畦一百頃北有澗水通青苗晴浴狎

鷗分處處雨隨神女下朝朝

脩可曰夔有平苗號青苗陂

蜀麻吳鹽自古通萬斛之舟行若風長年三

老長歌裏白晝攤錢高浪中

洙曰峽人謂操舟人為長年三

老長上聲田曰後漢梁冀傳少好意錢之戲注引何承天纂文曰詭億一曰射意一曰射

數卽攤
錢也

憶昔咸陽都市合山水之圖張賣時巫峽曾

經寶屏見楚宮猶對碧峰疑

閩風玄圃與蓬壺中有高堂天下無借問夔

州壓何處峽門江腹擁城隅

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參天長干戈滿

地客愁破雲日如火炎天涼

惟此最得歌體踈暢磊落

上卿翁請修武侯廟遺像缺落時崔

卿權夔州

因其權州卽託以此占人惟恐失之

大賢爲政卽多聞刺史真符不必分尚有西

郊諸葛廟臥龍無首對江濱

又上後園山脚

昔我遊山東憶戲東岳陽窮秋立日觀矯首

望八荒朱崖著毫髮碧海吹衣裳蓐收困用

事玄冥蔚強梁逝水自朝宗鎮石各其方平

原獨憔悴農力廢耕桑非關風露凋曾是戍

五為作仿

役傷於時國用富足以守邊疆朝廷任猛將
遠奪戎虜場到今事反覆故老淚萬行龜蒙
不可見況乃懷故鄉肺萎屬父戰骨出熱中
腸憂來杖匣劔更上林北岡瘴毒猿鳥落峽
乾南日黃秋風亦已起江漢始如湯登高欲
有往蕩析川無梁哀彼遠征人去家死路傍
不及父祖塋纍纍塚相當謂死戰地也。本
從昔登東岳俯望中州轉及時事情緒闊遠
故收拾悲慟。鶴曰東岳在兗州即齊地。洙

曰朱崖海南州也碧海在東蓐收秋神玄冥
冬神也鶴曰平原指德州屬河北道開元末
張守珪使祿山討奚契丹故戎役為民害公
言至趙時事也龜蒙二山名龜山在兗州蒙
山在青州

夜雨

小雨夜復密迴風吹早秋野涼侵閉戶江滿
帶維舟清通籍恨多病為郎忝薄遊天寒出
巫峽醉別仲宣樓洙曰仲宣樓指

更題

只應踏初雪騎馬發荊州直怕巫山雨真傷
白帝秋羣公蒼玉佩天子翠雲裘同舍晨趨
侍胡為淹此留朱曰晉公卿禮秩特進尚書
令皆佩水蒼玉趙曰宋玉賦
上翠雲
之裘

峽隘

聞說江陵府雲沙靜眇然白魚如切玉朱橘
不論錢水有遠湖樹人今何處船青山各在
眼却望峽中天

脩
茲
子
子

秋行官張望督促東渚耗稻向畢清

晨遣女奴阿稽豎子阿段往問鶴曰官猶

言門官漢高帝紀有功德行田宅師

古曰行音行酒之行猶付與也今使

之領田故曰行官東渚即東屯耗

稻謂蒲稗之能為禾害者當去之

韓文荅孟簡書云行官自吉川還

唐人自有此引門官與行田皆不

東渚雨今足佇聞粳稻香上天無偏頗蒲稗
各自長人情見非類田家戒其荒功夫競搯

搨除草置斲傍穀者命之本客居安可忘青
春具所務勤懇免亂常吳牛力容易並驅動
莫當豐苗亦已概雲水照方塘有生固蔓延
靜一資隄防督領不無人提攜頗在綱荆揚
風土暖肅肅候微霜尚恐主守踈用心未甚
臧清朝遣婢僕寄語踰崇岡西成聚必散不
獨陵我倉豈要仁里譽感此亂世忙不知所
收幾何
尚願散之鄰里其盛心
如此注者乃不盡知北風吹蒹葭蟋蟀近

中堂荏苒百工休鬱紆遲暮傷洙曰莊子搨
搨然用力甚

多而見功寡搨苦骨切鄭曰概几利切搨也
趙曰主守謂行官張望洙曰潘安仁籍田賦
我倉如陵我庾如坻
記月令霜降百工休

阻雨不得歸灤西甘林

三伏適已過驕陽化爲霖欲歸灤西宅阻此

江浦深壤舟百板塹峻斲復萬尋篙工初一

棄恐泥勞寸心恐泥屢用佇立東城隅悵望高飛

禽草堂亂玄圃不隔崑崙峯昏渾衣裳外昏渾

恁泥哀泪
沒也

語曠絕同曾陰園甘長成時三寸如黃金諸
生侯舊上計厥貢傾千林邦人不足重所迫豪
吏侵客居暫封殖日夜偶瑤琴本不相著虛
徐五株態側塞煩曾襟焉得輟兩足杖藜出
嶇嶽條流數翠實偃息歸碧潯拂拭烏皮几
喜聞樵牧音令兒快搔背脫我頭上簪洙曰
紀計借注計者上計薄也鶴曰唐志夔州貢
柑橘夢弼曰白晝偶瑤琴謂聽其風韻若鼓
瑤琴馬趙曰謝眺
有詠烏皮隱几詩

○柴門

泛舟登灤西。迴首望兩崖。東城乾旱天。其氣
如焚柴。長影沒窈窕。餘光散谿澗。大江蟠嵌
根。歸海成一家。下衝割坤軸。竦壁攢鏐鏐。蕭
瑟灑秋色。氣昏霾日車。峽門自此始。最窄容
浮查。禹功翊造化。䟽鑿就欹斜。巴渠決太古
衆木爲長蛇。風煙渺吳蜀。舟楫通鹽麻。我今
逐遊子。飄轉混泥沙。萬物附本性。約身不願

國之象也

差猶參差

考草也

作雌

奢茅棟蓋一牀清池有餘花濁醪與脫粟在
 眼無咨嗟山荒人民少地僻日夕佳貧病固
 其常富貴任生涯老於干戈際宅幸蓬草遮
 石亂上雲氣杉青延日華賞妍又分外理慳
 夫何誇足了垂白年敢居高士差師注差輩也未聞殆
肩差耳但言高士差亦可一笑書此豁平昔迴首猶暮霞夢
曰豁火含切訝虛加切谷中也嵌丘街切嵌岩也洙曰夔弼為夷丹

甘林

捨舟越西岡入林解我衣青芻適馬性好鳥
 知人歸晨光映遠岫夕露見日晞遲暮少寢
 食清曠喜荆扉經過倦俗態在野無所違試
 問甘藜藿未肯羨輕肥喧靜不同科出處各
 天機勿矜朱門是陋此白屋非明朝步鄰里
 長老可以依時危賦斂數脫粟為爾揮相攜
 行豆田秋花藹菲菲子實不得喫貨市送王
 畿盡添軍旅用迫此公家威賣豆助軍詩人
有過甚者然足

獨目即病
新也者病
當此而獨目
謂心也

以主人長跪辭戎馬何時稀我衰易悲傷屈
指數賊圍勸其死王命慎莫遠奮飛鶴曰按唐史是

年吐蕃寇近畿故此詩有軍興賦歛之語

暇日小園散病將種秋菜督勒耕牛

兼書觸目

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歸茅宇傷舍
未曾嗔老病忌拘束應接喪精神江村意自
放林木心所欣秋耕屬地濕山雨近甚勻冬

菁飯之半

飯之半亦奇怪

牛力晚來新深耕種數畝

未甚後四鄰嘉蔬既不一名數頗具陳荆巫

非苦寒採擷接青春飛來兩白鶴暮啄泥中

芹雄者左翮垂損傷已露筋一步再流血尚

經矰繳勤三步六號叫

號惟

志屈悲哀頻

鸞鳳不相待側頸訴高旻杖藜俯沙渚為汝

鼻酸辛

洙曰尚經矰微勤經一作驚夢弼曰矰咨登切繳與繫同之若切矰繳以

絲繫矢而射也

雖有白羽
卷以自况

月

斷續巫山雨天河此夜新若無青嶂月愁殺

白頭人魍魎移深樹蝦蟆動半輪故園當北

斗直想照西秦趙曰長安上直北志風悲家感

見螢火北志風悲家感

巫山秋夜螢火飛簾踈巧入坐人衣忽驚屋

裏琴書冷復亂簷前星宿稀却繞井欄添箇

箇偶經花藥弄輝輝滄江白髮愁看汝來歲

更言青嶂月
五言初半
似有重清
美此少陵
為後人批

如今歸未歸青竹人登回首

寄劉峽州伯華使君四十韻白

峽內多雲雨秋來尚鬱蒸遠山朝白帝深水

謁夷陵遲暮嗟為客西南喜得朋哀猿更起

坐落鴈失飛騰伏枕思瓊樹臨軒對玉繩青

松寒不落碧海闊逾澄昔歲文為理羣公價

盡增家聲同令聞時論以儒稱太后當朝肅

頌則多才接迹昇翠虛捐魍魎丹極上鯤鵬

天語

後拾遺月
絕詩星

上集卷七

七

啓

宴引春壺滿

酒一作

恩分

夏簾冰

只合滿字壺

義虛

謂簾雕章五色筆紫殿

九華燈學並盧王敏

書偕褚薛能老兄真不墜小子獨無承近有
風流作聊從月繼徵放蹄知赤驥捩翅服蒼
鷹卷軸來何晚襟懷庶可憑會期吟諷數益
破旅愁凝雕刻初誰料纖毫欲自矜神融躡
飛動戰勝洗侵凌妙取筌蹄棄高宜百萬層
白頭遺恨在青竹幾人登回首追談笑勞歌

跼寢興年華紛已矣世故莽相仍刺史諸侯
貴郎官列宿應潘生驂閣遠黃霸壘書增乳
贖號攀石饑鼯訴落藤藥囊親道士灰劫問
胡僧憑久烏皮綻簪稀白帽稜林居看蟻穴
野食待魚膾筋力交凋喪飄零免戰兢皆為
百里案正似六安丞此六安丞亦難注姪女縈新裏
丹砂冷舊秤但求椿壽永莫慮杞天崩鍊骨
調情性張兵撓棘矜養生終自惜伐數必全

懲政術甘踈誕詞場愧服膺展懷詩誦魯割

愛酒如澗咄咄寧書字冥冥欲避矰江湖多

白鳥天地有青蠅注或兩句皆說讒成甚律度

○洙曰峽州夷陵郡趙曰更起坐更音平聲

洙曰玉繩星名謝玄暉詩玉繩低建章趙曰

家聲同令聞公言已與劉使君也洙曰甘泉

賦稍夔魑注稍殺也南史江淹夢得五色筆

西京雜記元日燃九華燈於終南山下盧王

褚薛謂盧照鄰王勃褚遂良薛稷也趙曰聊

從月繼徵謂劉使君近詩可以月月相繼而

求之也洙曰易得魚忘筌得兔忘蹄青竹青

簡也趙曰勞歌趙曰寢興謂勞我歌詠而躡踏

於寢興之間也趙曰郎官公自謂也漢明帝

云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洙曰潘生驂閣

遠一作潘安雲閣遠晉潘岳以太尉掾寓直

于散騎之省高閣連雲陽景罕曜夙興晏寢

匪遑底寧其辭見岳秋興賦漢黃霸為潁川

太守贊音治為天下第一宣帝下詔稱揚賜關內

侯贊音賦注見八哀詩漢武帝穿昆明池悉

是灰墨有胡僧云天地大劫將盡則有劫灰

此劫灰之餘也夢符曰後漢桓譚數言事忤

旨出為六安郡丞趙曰公謂昔為郎官自可

出宰以言房瑄故正如桓譚之忤旨也洙曰

姪女以丹砂修煉之事注見前莊子上古有大

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列子杞國

有人憂天崩墜身無所寄漢徐樂書陳涉起

窮巷奮棘矜注棘戟也矜戟之把也時秦銷

兵器故但有戟之把耳矜音巨巾反夢弼曰

伐數伐猶伐性之伐數則言壽也或作伐叛

非洙曰禮記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晉殷浩被廢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揚子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詩青蠅喻讒人也鮑曰江湖多白鳥與白鷗波浩蕩意同言自適也

草閣

草閣臨無地柴扉永不關魚龍迴夜水星月動秋山久露晴初濕高雲薄未還泛舟慚小婦飄泊損紅顏

月

併照巫山出新窺楚水清羈棲愁裏見二十

行 十子 孟月

四迴明必驗升沉體如知進退情不違銀漢落亦伴玉繩橫是愛月者也鶴曰公在雲安四回趙曰公謂看月至盡夜不逢銀漢落時亦必伴玉繩橫然後止孟月 十七夜對月

秋月仍圓夜江村獨老身捲簾還照客倚杖更隨人自是不經人道光射潛蚪動明翻宿鳥頻茅齋依橘柚清切露華新

白露

白露團甘子。清晨散馬蹄。圃開連石樹。船渡入江溪。憑几看魚樂。迴鞭急鳥棲。漸知秋實美。幽徑恐多蹊。

孟氏鶴曰孟十二倉曹與十四主簿也

孟氏好兄弟。養親唯小園。承顏胝手足。坐客

強盤餐。負米力葵外力葵固不可解夕葵亦晦讀書秋樹

根。卜鄰慚近舍。訓子覺先門洙曰家語子路為親負米夢

旦力一作夕洙曰先門謂孟母教子擇鄰也

驅豎子摘蒼耳

江上秋已分。林中瘴猶劇。畦丁告勞苦。無以

供日夕。蓬莠猶不焦。野蔬暗泉石。卷耳況療

風。童兒且時摘。侵星驅之去。爛熳任遠適。放

筐亭午際。洗剝相蒙翳。登牀半生熟。下筋還

小益。加點瓜薤間。依稀橘奴跡。亂世誅求急

黎民糠粃窄。飽食復何心。荒哉膏梁客。富家

厨肉臭。戰地骸骨白。寄語惡少年。黃金且休

昔人謂葵藿不能
蓋葵心向日葵或
本此 非堂檢校收
稻三首有稻米炊能白
秋葵煮後新蓋葵
亦可作羹 又曰東家
從人打葵蔬欲自鋤

律始乃清
帝之去矣

擲夢弼曰登牀謂薦之於俎也趙曰小益謂

洲謂其子曰吾有千頭木奴歲可收絹千匹

夢符曰漢書陳平傳亦食糠覈耳注云覈音

紇京師人謂龕屑為紇頭唐柳芳氏族論三

世有三公者曰膏梁有令僕曰華腴夢弼曰

西京雜記漢佞幸有韓嫣好彈以金為丸所

失者日有千餘長安為之語曰苦饑寒逐金

九九

○同元使君春陵行大曆二年秋夔州

之讓

覽道州元使君結春陵行兼賊退後示

官吏作二首志之曰當天子分憂之地

衰身效漢官良吏之日今盜賊未息知民疾

何却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為

殊凡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矣不意

論常復見比興體制微婉頓挫之詞感而有

詩增諸卷軸簡知我者不必寄元此意尤好

遭亂髮盡白轉衰病相嬰沉緜盜賊際狼狽

江漢行歎時藥力薄為客羸瘵成吾人詩家

秀博采世上名

自叙如此而起興如此

粲粲

元道州前聖畏後生觀乎春陵作歛見俊哲

情復覽賊退篇結也實國楨賈誼昔流慟匡

衡常引經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兩章對

秋月一字借華星致君唐虞際純朴憶大庭

何時降璽書用爾為丹青

丹青謂圖像示人也

獄訟久

衰息豈惟偃甲兵悽惻念誅求薄歛近休明

乃知正人意不苟飛長纓涼飈振南岳之子

寵若驚色沮金印大興含滄溟清

謂元詩有棄官刺船

語我多長卿病日夕思朝廷肺枯渴大甚漂

泊公孫城嘑兒具紙筆隱几臨軒楹作詩呻

吟內淡墨字歌頌感彼危苦詞庶幾知者聽

其首尾如此情事甚真○朱曰漢賈誼上疏云當今事勢可為慟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

匡衡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傳經以對○夢弼曰兩章即元結春陵行及賊退示官吏作○朱

曰莊子注大庭氏古者至德之世也漢宣帝時二千石有治理効輒以璽書勉勵○夢弼曰

近休明謂為治近乎三代休明之時也左傳楚子觀兵於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王孫滿

對曰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
輕也趙曰不苟飛長纓謂元結不苟且在冠冕之中也
洙曰長卿病謂病渴也公孫城謂白帝城即夔州也

春陵行

并序

元結次山

癸卯歲漫叟授道州刺史道州舊四萬
餘戶經賊已來不滿四千大半不勝賦
稅到官未五十日承諸使徵求符牒二
伯餘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貶削於戲
若悉應其命則州縣破亂刺史欲焉逃

罪若不應命又即獲罪戾必不免也吾
將守官靜以安人待罪而已此州是春
陵故地故作春陵行以達下情
軍國多所須切責在有司有司臨郡縣刑
法竟欲施供給豈不憂徵歛又可悲州小
經亂亡遺人實困疲大鄉無十家大族命
單羸朝餐是草根暮食乃木皮出言氣欲
絕意速行步遲追噓尚不忍況乃鞭撲之

寫苦
今之有司
三復斯言

郵亭傳急符來往跡相追更無寬大恩但有迫促期欲令鬻兒女言發恐亂隨悉使索其家而又無生資聽彼道路言恐傷誰復知去冬山賊來殺奪幾無遺所願見王官撫養以惠慈奈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爲安人天子命符節我所持州縣忽亂亡得罪復是誰逋緩違詔令蒙責固所宜前賢重守分惡以禍福移亦云貴守官不愛能

適時顧惟孱弱者正直當不虧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辭

○賊退示官吏

并序

元結次山

癸卯歲西原賊入道州焚掠幾盡而去明年賊又攻永破邵不犯此州邊鄙而退豈力能制敵歟蓋蒙其傷憐而已諸使何爲忍苦徵歛故作詩一篇以示官

吏

昔歲逢太平山林二十年泉源在庭戶洞
壑當門前井稅有常期日晏猶得眠忽然
遭世變數歲親戎旃今來典斯郡山夷又
紛然城小賊不屠人貧傷可憐是以陷鄰
境此州獨見全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
今彼徵歛者迫之如火煎誰能絕人命以
作時世賢思欲委符節引竿自刺船將家
就魚麥歸老江湖邊

寄狄明府博濟

梁公曾孫我姨弟不見十年官濟濟大賢之
後竟陵遲浩蕩古今同一體比看伯叔四十
人有才無命百寮底今者兄弟一百人百狄
叔幾人卓絕秉周禮在汝更用文章爲長兄
白眉復天啓汝門請從曾翁說曾翁卽太后
當朝多巧計狄公執政在末年濁河中不汚
清濟國嗣初將付諸武公獨廷諍守丹陛禁

中冊決詔房陵前朝長老皆流涕太宗社稷
 一朝正漢官威儀重昭洗時危始識不世才
 誰謂茶苦甘如薺汝曹又宜裂土食身使門
 戶多旌蔡胡為飄泊岷漢間干謁王侯頗歷
 詆況乃山高水有波秋風蕭蕭露泥泥虎之
 饑下巉岳蛟之橫出清泚早歸來黃土汚人
 眼易眯洙曰狄仁傑封梁國公左傳魯秉周禮蜀志馬良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
里為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左傳天將啓之按武后當朝革唐為周廢中宗為廬陵

王遷于房州欲以武三思為太子仁傑數諫
 后感悟即日迎中宗復唐社稷希曰裂土即
 裂地樂毅書裂地而封之趙曰唐制節度使
 就第賜旌節三品以上門立戟漢書注有衣
 之戟曰綦洙曰詆許也漢息夫躬歷詆公
 卿大臣歐曰眯莫禮切莊子稅獮眯目

寄韓諫議注

今我不樂思岳陽身欲奮飛病在牀美人娟
 娟隔秋水濯足洞庭望八荒鴻飛冥冥日月
 白青楓葉赤天雨霜玉京羣帝集北斗或騎
 麒麟翳鳳凰芙蓉旌旗煙霧樂影動倒景搖

此篇乃出
 機杼即
 似李善注
 筆氣

起云美人消一傷
秋水結後云也
後人不敢道也

瀟湘星宮之君醉瓊漿羽人稀少不在傍似
聞昨者赤松子恐是漢代韓張良昔隨劉氏
定長安帷幄未改神慘傷國家成敗吾豈敢
色難腥腐餐楓香周南留滯古莫惜南極老
人應壽昌美人胡為隔秋水焉得置之貢玉
堂師曰地理志岳州巴陵郡在岳之陽故曰岳陽有君山洞庭湖湘江之勝洙曰梁元帝纂要云曰景司馬相如賦貫列缺之倒景趙曰楚辭仍羽人於丹丘洙曰漢張良其先韓人也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子房功也良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

遊乃學辟穀導引輕身呂后德其安太子乃
強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
苦如此乎良不得已強聽而食趙曰神仙傳
壺公數試費長房繼令噉溷臭惡非常長房
難之洙曰史記太史公留滯周南春秋元
命苞云老人星治平則見見則主壽昌

寄岑嘉州

公自注州據蜀江外趙曰岑參也

不見故人十年餘不道故人無素書願逢顏
色關塞遠豈意出守江城居外江三峽且相
接斗酒新詩終自踈謝眺每篇堪諷誦馮唐
已老聽吹噓泊船秋夜經春草伏枕青楓限

玉除眼前所寄選何物贈子雲安雙鯉魚宋謝朓字玄暉漢文帝問馮唐曰父老何自

為郎趙曰青楓謂楚地玉除謂京闕也鶴曰

夔州雲安郡也洙曰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

魏將軍歌

將軍昔著從事衫一語便奇鐵馬馳突重兩銜被

堅執銳略西極崑崙月窟東斬巖好句法君門

羽林萬猛士惡若哮虎子所監五年起家列

霜戟一日過海收風帆平生流輩徒蠢蠢長

安少年氣欲盡魏侯骨聳精爽緊華嶽峰尖

見秋隼星纏寶校金盤陀夜騎天駟超天河

攬槍熒惑不敢動翠蕤雲旂相蕩摩吾為子

起歌都護酒闌插劔肝膽露鈎陳蒼蒼風玄

武萬歲千秋奉明主臨江節士安足數起伏音節

壯麗其偉。注謂子美自稱節士此必不可

者也洙曰被堅執銳見漢書斬巖參差見栢

如上也林賦鄭曰斬仕咸切石高峻貌荆溪吳

子良明輔云崑崙月窟在西而謂之東者蓋

林軍趙曰隼鷲鳥也時可曰星纏寶校金盤
陶謂馬裝也顏延年楮白馬賦云具服金組
兼飾丹腹寶校星纏縷章霞布朱曰天官書
溪中四星曰天駟攬槍妖星也熒惑火星也
翠蕤雲旃皆旗也鄭曰攬初銜切槍楚耕切
旃所交切夢弼曰古樂府有丁都護歌樂錄
云丁都護歌者彭城內史徐達為魯軌所殺
宋高祖乃使督護丁時收殯之達妻高祖長
女也呼眸至閣下自問歛送之事每問輒歎
息曰丁都護其聲哀切後人因其聲廣其曲
焉趙曰鈞陳星名玄武闕名修可曰臨江節
士史失其名唯古樂府載宋陸厥臨江王節
士歌曰節士慷慨髮上衝冠
寧弓掛弱水長劍竦雲端

秋峽

江濤萬古峽肺氣久衰翁不寐防巴虎全生
狎楚童狎至樵豎且以自全衣裳垂素髮門巷落丹楓
常怪商山老兼存翊贊功非無能無忠者

日暮

牛羊下來久各已閉柴門風月自清夜江山
非故園人人能言人人不能言與可惜歡娛地同耳石泉流暗壁
草露滴秋根頭白燈明裏何須花燼繁

月

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塵匣元開鏡風簾
自上鈎兔應疑鶴髮蟾亦戀貂裘斟酌姮娥
寡天寒柰九秋

曉望

白帝更聲盡陽臺曉色分高峰寒上日疊嶺

宿霾雲地坼江帆隱天清木葉聞語至不可解則妙耳

荆扉對麋鹿應共爾為羣

別李秘書始興寺所居

不見祕書心若失及見祕書失心疾安為動
主理信然我獨覺子神充實重聞西方止觀
經老身古寺風泠泠妻兒待米且歸去他日
杖藜來細聽磊落真率語短而暢亦自本分蕭散有情賢於強知解者
九月一日過孟十二倉曹十四主簿

兄弟鶴曰按史是年九月吐蕃寇靈州邠州京師戒嚴

藜杖侵寒露蓬門啓曙煙力稀經樹歇老困

撥書眠語自稱意秋覺追隨盡來因孝友偏清談

道房書去
家自注律
此段...
相...
...
...

之相見也... 志年交蓋表其... 少不同而情志則... 通焉於容老病

一氣貫注

老翁有能... 名相相贈回... 杜老之巧感... 函不名者... 張俗事能

見滋味爾輩可忘年趙曰漢彌衡始弱冠孔融年四十為忘年交 窮老真無事江山已定居地幽忘盥櫛客至

罷琴書挂壁移筐果嗜兒問煮魚時聞繫舟

檝及此問吾廬

孟倉曹步趾領酒醬二物滿器見遺

老夫

楚岍通秋屐胡牀面夕畦籍糟分汁滓甕醬

寫以自然

落提攜飯糲添香味朋來有醉泥理生那免

俗方法報山妻洙曰劉伶酒德頌枕麴籍糲趙曰周禮醴齊注云醴猶體

也成而汁滓相將夢弼曰司馬遷傳堯舜糲梁之食注音粹張晏曰一斛粟春七斗米為糲醉如泥見漢周澤傳師曰

課小豎鉏斫舍北果林枝蔓荒穢淨

訖移牀三首谷如入面全良藥

病枕依茅棟荒鉏淨果林背堂資僻遠在野

與清深山雉防求敵江猿應獨吟洩雲高不

去隱几亦無心資防應洩雲突兀甚。解不得。

衆壑生寒皐長林卷霧齊青蟲懸就日朱果

落封泥亦眼前人所不到薄俗防人面全身學馬蹄

馬蹄亦得大意吟詩坐迴首隨意葛巾低自畫。洙曰左傳子

產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趙曰莊子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鬣草飲水翹足而

陸此馬之真性也

籬弱門何向沙虛听只摧字意宛轉日斜魚更食

客散鳥還來幽趣宛密寒水光難定秋山響易哀

天涯稍曛黑倚杖更徘徊

溪上

峽內淹留客溪邊四五家古苔生近地秋竹

隱疎花塞俗人無井山田飯有沙西江使船

至時復問京華鶴曰茗一作苔鄭曰茗又音韶茗曰迕側格切迫也

中夜

中夜江山靜危樓望北辰長為萬里客有愧

百年身故國風雲氣高堂戰伐塵胡雛負恩

澤嗟爾太平人

復愁十二首

人煙生處僻虎跡過新蹄野鶻翻窺草村船
逆上溪

釣艇收縉盡昏鴉接翅稀月生初學扇雲細
不成衣

萬國尚防寇故園今若何昔歸相識少今又
早已戰場多

身覺省郎在家須農事歸年深荒草徑老恐
失柴扉

金絲鏤箭鏃阜尾掣旗竿一自風塵起猶嗟

行路難洙曰金絲箭阜尾旗皆胡服也

正觀銅牙弩開元錦獸張花門小箭好此物

棄沙塲用夷變夏輕棄前輩。趙曰書若虞

鶴曰漢書申屠嘉以材官蹶張者亦弩之物耳

士多力能脚踏強弩張之故曰蹶張師曰花

時事之
風斯之美

胡虜何曾盛干戈不肯休閭閻聽小子談笑

覓封侯朝鶴曰按唐史至德年間府庫無蓄積

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以至中郎郎將聽臨事注名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

收散卒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

今日翔麟馬先宜駕鼓車無勞問河北諸將

角榮華夢符曰按唐志翔麟廐名

任轉江淮粟休添苑囿兵由來貔虎士不滿

鳳凰城趙曰鳳凰城謂京兆也

江上亦秋色火雲終不移巫山猶錦樹南國

且黃鸝

每恨陶彭澤無錢對菊花如今九日至自覺

酒須賒洙曰南史陶潛九日無酒出宅邊叢菊中坐久之逢刺史王弘送酒至即

醉而歸

病減詩仍拙吟多意有餘莫看江揔老猶被

賞時魚洙曰江揔字持在陳授尚書令陳破入隋後復歸老江南師曰子美檢

校工部朱紱銀魚故託江揔以自况也

搖落

搖落巫山暮寒江東北流煙塵多戰鼓風浪

少行舟鵝費羲之墨貂餘季子裘長懷報明

主臥病復高秋洙曰晉王羲之愛鵝山陰道

鵝而歸趙曰戰國策蘇秦字季子游說秦王黑貂之裘敝

九日五首

重陽獨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臺竹葉於
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殊方日落玄猿

哭舊國霜前白鴈來弟妹蕭條各何往干戈

衰謝兩相催起一作豈洙曰張景陽七命乃

名也鮑曰筆談載北方有白鴈似鴈而小秋深乃來來則霜降北人謂之霜信

舊日重陽日傳杯不放杯即今蓬鬢改但媿

菊花開北闕心長戀西江首獨迴茱萸賜朝

士難得一枝來洙曰唐志九日賜宴及茱萸

舊與蘇司業兼隨鄭廣文采花香泛泛坐客

醉紛紛野樹歌還倚秋砧醒却聞歡娛兩冥

冥西北有孤雲

故里樊川菊登高素滻源他時一笑後今日

幾人存巫峽蟠江路終南對國門繫舟身萬

里伏枕淚雙痕為客裁烏帽從兒具綠樽佳

辰對羣盜愁絕更堪論

鶴曰樊川以漢將軍樊噲食邑於此得名

卽杜陵之鄉滻水為長安大川滻所簡切夢弼曰終南長安之南山也洙曰沈休文詩憂

來命綠樽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無邊落

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

句自雄暢萬里悲秋

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

潦倒新停濁酒杯

結復鄭重

季秋江村

喬木村墟古疎籬野蔓懸素琴將暇日白首

望霜天登俎黃甘重支牀錦石圓遠游雖寂

寞難見此山川

季秋蘇五弟纓江樓夜宴崔十三評

事韋少府姪三首對文夏對十三

峽險江驚急樓高月迥明一時今夕會萬里

故鄉情星落黃姑渚秋辭白帝城老人因酒

病堅坐看君傾夢弼曰十道志忠州有黃姑

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黃姑即河鼓也乃俗聲之轉耳

明月生長好浮雲薄漸遮悠悠照邊塞悄悄

憶京華清動杯中物高隨海上查不眠瞻白

兔百過落烏紗洙曰陶潛詩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海上查注見前

對月那無酒登樓況有江扶疎曲折聽歌驚

白鬢笑舞拓秋窻樽蟻添相續沙鷗並一雙

盡憐君醉倒更覺片心降洙曰釋名酒有浮蟻在上泛泛然

暮歸

霜黃碧梧白鶴棲城上擊柝復烏啼客子入

門月皎皎誰家搗練風淒淒古樂府少及南渡桂

水闕舟楫北歸秦川多鼓鞞年過半百不稱

意明日看雲還杖藜

送孟十二倉曹赴東京選

鶴曰唐志太宗時以

歲旱穀貴通入選者集于洛州謂之東選

君行別老親此去苦家貧藻鏡留連客

藻鏡亦拙

江山憔悴人

憔悴字活道塗之歎流滯之感也

秋風楚竹冷

夜雪鞏梅春朝夕高堂念應宜綵服新

夢符曰晉

書制曰藻鏡銓衡尹曰唐舊史許子儒居選部不以藻鏡為意希曰夔屬楚地治州有鞏縣

憑孟倉曹將書覓土婁舊莊

鶴曰土婁河南

地名也

平居喪亂後不到洛陽岑為歷雲山問無辭

荆棘深北風黃葉下南浦白頭吟十載江湖

客茫茫遲暮心

耳聾

生年鵝冠子

謂世方尚武

歎世鹿皮翁眼復幾時

暗耳從前月聾

意甚怨

猿鳴秋淚缺雀噪晚愁

空黃落驚山樹嘒兒問朔風

不聞風聲惟見落葉師曰鵝

白二卷耳聾

信

男雉也其鬪無已一死乃亡故趙武靈王以
為冠以表武士夢弼曰後漢黃服志鷓冠環
纓無鞋如雙鷓尾在左右五官虎賁羽林皆
冠之黃曰楚人有隱居山中以鷓為冠因號
鷓冠子出表淑真隱傳洙曰劉向列仙傳鹿
皮翁蓄川人居本山上百餘年下賣藥於市

小園

由來巫峽水本自楚人家客病留因藥春深
買為花倒句秋庭風落果灑岼雨頽沙問俗
營寒事將詩待物華

夜

絕岼風威動寒房燭影微嶺猿霜外宿江鳥
夜深飛獨坐親雄劍哀歌歎短衣煙塵繞閭
闔白首壯心違夢弼曰漢禮樂志注閭闔天門也

奉齋薛十二丈判官見贈

忽忽峽中睡不知其何從來何所悲風方一

醒西來有好鳥為我下青冥羽毛淨白雪慘

澹飛雲汀既蒙主人顧舉翮唳孤亭連用六句引譬

而不持以比佳士及此慰揚舲清文動哀王

揚舲舟行也

見道發新。研欲學鴟夷子。待勒燕山銘。誰重
斬。郅劔致君君。未聽志在麒麟閣。無心雲母
屏。卓氏近新寡。豪家朱門扃。相如才調逸。銀
漢會雙星。客來洗粉黛。日暮拾流螢。此其用孟光車
亂事以美新昏也。隱約之甚。其人必新娶。不是無膏火。勸郎勤
六經。老夫自汲澗野水。日泠泠。我歎黑頭白
君看銀印青。銀印青以銀青期之也。臥病識山鬼。爲農
知地形。誰矜坐錦帳。苦厭食魚腥。東南兩岍

坼橫水注滄溟。碧色忽惆悵。風雷搜百靈。空

中右白虎赤節引娉婷。自云帝里女。巽雨鳳

凰翎。襄王薄行跡。莫學冷如下千秋。一拭淚

夢覺有微馨。偶叙峽中忽及神女期前卓人

生相感動。金石兩青熒。丈人但安坐。休辯渭

與涇。龍蛇尚格鬪。灑血暗郊垆。吾聞聰明主

治國用輕刑。銷兵鑄農器。今古歲方寧。文王

日儉德。俊乂始盈庭。榮華貴少壯。豈食楚江

萍師曰漢武故事上忽見一青鳥從西方集

有仙姿故以况之高曰揚舲行舟也宋曰莊

子屠牛坦刀刃若新發於研范蠡既破吳乃

浮江湖變名姓為鴟夷子皮後漢竇憲擊匈奴

奴大破之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班

固作銘夢弼曰漢元帝時西域都護甘延壽

陳湯斬郅支單于於康居洙曰漢鄭弘為太

尉時舉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

見弘曲躬自卑上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

間司馬相如初遊臨邛臨邛之富人卓氏有

女文君新寡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夜奔相

如漢百官志郎官給錦帳希曰本作空中石

白虎善本石作右洙曰本一作帝季女文選

我天帝之季女襄王夢神女遼東華表鶴言

丁令威注並見前洙曰家語楚昭玉渡江得

一物大如斗圓而赤使使聘魯問於孔子

送李八秘書赴杜相公幕鶴曰按是

南節度杜鴻漸自成都入朝

青簾白舫益州來巫峽秋濤天地迴石出倒

聽楓葉下槽搖背指菊花開兩句皆目擊自

極舟行之妙貪趨相府今晨發恐失佳期後命催

南極一星朝北斗南極朝北斗五雲多處是

三台趙曰南極一星謂李秘書北

贈李八祕書別三十韻

往時中補右扈蹕上元初反氣陵行在妖星
下直廬六龍瞻漢闕萬騎略姚墟玄朔回天
步神都憶帝車一戎纔汗馬成語百姓免
為魚通籍蟠螭印差肩列鳳輿從萬騎略姚墟來不意至此然非為通籍地也詩之少識謂此事殊迎代邸喜異賞朱虛
寇盜方歸順乾坤欲晏如不才同補袞奉詔
許牽裾鴛鷺叨雲閣麒麟滯玉除文園多病

後中散舊交踈飄泊哀相見平生意有餘風

煙巫峽遠臺榭楚宮虛觸目非論故新文尚

起予清秋凋碧柳別浦落紅蕖消息多旗幟

經過歎里閭戰連脣齒國軍急羽毛書幕府

籌頻問山家藥正鋤公自注祕書北台星入

朝謁使節有吹噓西蜀災長弭南翁憤始據

對敷坑士卒乾沒費倉儲勢籍兵須用功無

禮忽諸無功而見禮者如御鞍金駉裏宮硯

玉蟾蜍拜舞銀鈎落恩波錦帕舒此行非不
濟良友昔相於去棹依顏色沿流想疾徐沉
綿疲井曰倚薄似樵漁乞米煩佳客鈔詩聽
小胥杜陵斜晚照瀟水帶寒淤莫話清溪髮
蕭蕭白映梳夢弼曰上元初止謂改元之初
墟玄朔回天步謂肅宗即位靈武神都憶帝
車謂玄宗幸蜀未還洙曰漢書丞相陳平太
尉周勃朱虛侯劉章既誅諸呂迎代王於代
邸而立之是為文帝文帝即位益封朱虛侯
二千石黃金一斤夢弼曰朱虛侯乃高祖
齊王之子李祕書亦宗室也故以為比洙曰

魏辛毗諫文帝帝不荅起入因毗隨而引其
裾漢司馬相如有消渴疾後為孝文園令晉
嵇康拜中散大夫嘗與阮籍輩為竹林之遊
左傳唇亡齒寒魏武奏事曰若有急則插羽
於檄謂之羽檄漢張湯傳乾沒注云得利為
乾失利為沒玉蟾蜍貯硯水之器也鄭曰乞
去既切鈔楚交切洙曰
杜陵瀟水公之故里也

奉送韋中丞之晉赴湖南

鶴曰韋之晉為衡州

寵渥徵黃漸權宜借寇頻湖南安背水背水如依
山峽內憶行春王室仍多故蒼生倚大臣還

刺史

將徐孺榻處處待高人洙曰漢黃霸為潁川太守治為天下第一

微守京兆尹寇恂從光武南征至潁川盜賊

悉降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

春鶴曰東方朔外傳郡守四馬駕車一馬行

前注見

聞惠子過東溪

惠子白驢瘦歸溪唯病身皇天無老眼空谷

滯斯人崖蜜松花熟山杯竹葉春柴門了生

事黃綺未稱臣定功曰本草白蜜一名崖蜜蓋蜂作蜜於崖石間今云崖

蜜松花熟又謂採松花而成蜜也賓退錄孫

覲仲益與曾造端伯書論詩云東坡橄欖詩

已輸崖蜜十分甜惠洪以崖蜜為櫻桃又有

俗子假東坡名注杜詩云金城土酥淨如練

為蘆葍根者東坡地黃詩云崖蜜助甘冷山

薑發芳辛制地黃法當用薑與蜜而用櫻桃

可乎黃師是守泗時以酥酒遺東坡坡荅詩

云關右土酥黃似酒揚州雲液却如酥謂土

酥為蘆葍根可乎

大覺高僧蘭若

公自注和尚去冬往湖南

巫山不見廬山遠松林蘭若秋風晚一老猶

鳴日暮鍾諸僧尚乞齋時飯香爐峰色隱晴

湖種杏僊家近白榆飛錫去年啼邑子獻花

何日許門徒趙曰廬山惠遠師也脩可曰蘭

用以名寺若爾者切夢弼曰乞去既切

廬山記東南有香爐峰神仙傳董奉居廬山

治病重者種杏五株輕者一株號董仙杏林

趙曰近白榆言其所居之高近乎星辰也古

詩天上有何所有歷歷種白榆趙曰飛錫謂和

尚去冬往湖南見自注邑子謂同邑之子也

希曰漢尹翁歸傳于定國欲屬託邑子兩人

夢弼曰門徒謂從遊諸弟子也未知和尚歸

在何日諸弟子當

修供養以待之也

○補遺

奉酬薛判官見贈

諸本誰重斬邪劍一作斬

劍事非所當用是斬邪劍乃用朱雲乞斬張

禹事今按斬邪劍亦非豈邪字乃郵字之訛

邪漢元帝時西域都護陳湯斬郵支單于於

康居當作斬郵劍與上句待勒燕山銘下句

志在麒麟閣意相屬後云龍蛇尚格闡灑血

暗郊垆黃鶴叔似注是年秋吐蕃入窳皆於

集中已定作斬郵劍仍借

百花潭水即滄浪

唐節度使崔寧妻與國夫

童有僧過其家遍身瘡穢夫人奉之甚謹僧

持弊衣謂曰為我濯此夫人就溪浣之蓮花

隨出潭中及貴俗呼百

花潭見山谷外集注

和裴迪蜀州東亭逢早梅相憶

葛常之韻語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按遜傳

無揚州事而遜集亦無揚州梅花詩但有早

梅詩云小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銜霜當路

發映雪凝寒開枝橫却月觀花繞凌風臺朝

灑長門泣夕驅臨印杯應知早飄落故逐上

春來杜公前詩乃逢早梅而作故用何遜事

又意却月凌風皆揚州臺觀名爾近時有妄

人假東坡名作老杜事實非編無一事有據

至謂遜作揚州法曹廨舍有梅

一株吟詠其下豈不誤學者

陪李司馬早江上觀造竹橋

蔡興宗正異云

事驅石何時到海東題云觀造竹橋即日成

句申合觀字謂聚觀橋成之速而笑驅石之

作歡非也

誕諸本皆訛

王十五前閣會藝苑雌黃云江朝宗言杜詩

此物煑為羹極美足為饌中之俊詩見二十六卷

贈李八秘書復齋漫錄云對揚坑士卒初不

曉其義讀司馬相如上林賦抗

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抗五官切挫也方悟

坑乃抗字之訛蓋李方入對宜論蜀中兵老

財匱也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七

藥性論云味甘平無毒

味甘平無毒

味甘平無毒

味甘平無毒

味甘平無毒

味甘平無毒

味甘平無毒



